

# 略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

杜 正 勝

五十多年前，胡適先生作「說儒」，以所謂儒的本質和其來歷互相發明，認為最初的儒者都是殷遺民，穿戴殷時的衣冠，習行殷人的古禮。他們是周人所征服、統治和鎮壓的下層民族，飽嚙亡國的慘痛，因此養成柔儒謙遜的人生觀。在動輒得咎的環境裏，不敢進取，只好等待，故「儒」字從「需」。他們所等待的是「時有達者」的大預言的實現，胡先生猜想這個預言就是殷亡五百年後，有大聖人出世。這位大聖人即是「丘、殷人也」的孔子。按胡先生說，這就像希伯來人亡國後的彌賽亞懸記。在預言應驗之前，殷遺民秉其深厚的文化教養為周人治喪、相禮，代代相承，餬口於四方。不過，孔子終於只作了「素王」，並非真正恢復殷商王朝的王者，正如作為希伯來人救世主的耶穌一樣，不能將天國建在人間。然而孔子卻把殷遺部落性的儒擴大到人人可以仁為己任的儒，把柔弱順媚的儒改造成剛毅進取的儒。胡先生相信他不但發掘到儒的本質，也拈出儒者的來歷，可以補章太炎「原儒」之不足。

「說儒」激起馮友蘭（原儒墨）、郭沫若（駁「說儒」）、錢穆（駁胡適之說儒）等先生的批判，除馮氏稍作歷史探討，指出殷商貴族雖亡國之餘仍有土有民以外，其他各家皆就儒的本質駁議，絕少觸及胡先生自許的來歷部分。誠如郭氏之論，「說儒」建立在孔子與耶穌的對比上，也就是有勝國的慘痛和子餘的悲哀，乃有儒。批評者對於胡先生的大膽假設大都默認，但那是和傳統的歷史解釋截然不同的。

---

※ 本文初稿曾在國際商文明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NG CIVILIZATION, 1982年9月7～11日，夏威夷檀香山）宣讀。

討論殷遺民的遭遇與地位應與殷周革命的解釋分開，唯向來多混作一談。自戰國以下，文、武和商紂的臉譜已經定型，周革殷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彖辭）的義舉，百家少有異辭。武王伐紂既然是「救民於水火」（孟子滕文公下）的聖戰，他又是一位仁義聖王，殷人「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之不暇，豈會遭受慘痛的苛待？但此正統解釋王充已疑「非其實」，（論衡語增）提倡懷疑精神的胡適先生當然不會輕易接受，何況他又特別表彰王充的思想呢！古文尚書有武成篇，可能即今存逸周書的世俘篇<sup>1</sup>；武成描述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論衡語增）世俘記載武王「凡慈國九十有九國：馘曆億有七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慘烈絕不下於「浮杵」。胡先生於世俘雖無專文論述，但從「說儒」的邏輯來看，他也樂於接受世俘的。另外有一批講奴隸制的歷史家，沿襲胡適先生的論點，配合既定的史觀，不是說殷遺民被嚴密壓迫，（岑仲勉，「宜侯矢殷」銘試釋）就是說整個夷為周族的奴隸。（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郭沫若的中國史稿這兩部普及讀物亦皆明言殷商貴族當了俘虜。在這個問題上，奉行歷史階段論的唯物史家襲取疑古史家的前提，而賦以教條色彩，他們的共通點是都徹底否定傳統對於殷遺民遭遇與地位的看法。

可是所謂殷遺民的「亡國慘劇」，考察西周與春秋的可信史籍固然無徵，檢點新舊銅器銘文也難以佐證。傅斯年先生的「周東封與殷遺民」已經發現周誥記載周人對待殷遺用一種「相當懷柔的政策」。雖然他仍然堅信周人只放任舊來禮俗，至於統治權則牢牢抓住，故胡適先生引為「同道」。爾後如張政烺（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白川靜（金文通釋）兩位先生及本文作者（周代封建的建立）皆陸續闡揚安撫懷柔之論。西周銅器銘文顯示，殷代邦國貴族的後裔在周王朝依然任官治民，有職有守，他們有能力而且獲准鑄造家國重器，當屬統治貴族無疑。然而學者從語言、曆法、制度等方面分析逸周書世俘篇，確定為西周的作品，（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夏含夷，武王伐商的「新」證據）那麼，和金文資料豈不矛盾嗎？

1. 周書武成篇見引於劉歆世經，（漢書律曆志上）劉歆所立古文尚書也有武成一篇，後亡，據鄭玄說，亡於東漢初年建武之際。顧頡剛認為今逸周書世俘中有世經所引之武成紀日三節，而「武王狩」一節復合於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之說，故定世俘即武成。見「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

逸周書本身即可解答這項疑問。舊本逸周書第三十六篇克殷，第四十篇世俘，朱右曾作集訓校釋，移世俘作第三十七，「使與克殷相次。」這番更動不但合理，而且很有意義。克殷獎勵降順，世俘警誡不服。任何戰爭皆有投降和抵抗的人，兼具二者，乃得全豹。當「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克殷）時，豈不正如孟子說的：「（武）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盡心下）殷人額角觸地，叩起頭來像山陵崩塌般地發響。這種順民自然「尚有爾土」，「尚寧幹止。」（尚書多士）至於桀驚不馴者，非劉卽伐，非俘卽誅，亦人世之常情，不值得驚異。所以不論傳統解釋或輓近新說，總將征服時的戰況和征服後的處置連屬比類，委實是不必要的錯誤。我們在討論殷遺地位之先，須把這一層釐清。

不過話說回來，投降的殷遺並非只擅長於叩頭而已，他們和洪承疇之流的「漢奸」也不一樣。時代不同，政治社會結構差異，倫理觀念有別，不宜一律以今視昔。今天再提出殷遺民遭遇與地位的老問題，闡釋傳統可信史籍，分析新舊銘文資料，一則欲正半個世紀以來的視聽，同時希望藉殷遺地位問題窺測商周政治社會結構的一些特質。至於本文的「殷遺」，以殷商貴族及其後裔爲限，不是泛指殷代的東方氏族。少數族姓不易肯定者，因爲行文方便，間或論及，但總以與殷王室有關係者爲主。

## 二

根據先秦典籍的記載，殷遺民的政治社會地位並不低，也絕無備受壓迫的痕迹。左傳定公四年云：衛史祝佗論述周初封建，魯、衛瓜分大批殷遺民，其政治措施皆沿襲前朝舊貫，他稱作「啟以商政」。「商政」的內容我們從尚書可以尋得一點端倪。

周公二度定殷後，以殷商舊都封給康叔，是爲衛國。他諄諄告誡康叔，謹慎治國，其辭見於尚書的康誥、酒誥和梓材三篇。周公的誥辭可以算是衛國建國的綱領，統御殷遺民的總則。然而周公並沒有要康叔設警察來監視殷人，也未專置軍隊以事鎮壓；相反的，卻一再強調重視殷商的優良傳統，薦舉殷商的老成人。這三篇誥辭尤以康誥爲主，所述的商政大要不外以下三點。第一、「紹聞衣（殷）德言，往敷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普遍求索殷商歷代哲王的嘉言懿行，作爲周統治者的典範，以保

養殷人。殷先哲王大概如酒誥所指「自成湯咸至于帝乙」等成就王業的明君，譬如逸周書商誓篇云：「克辟上帝，保生商民，克用三德，疑商民弗懷，用辟厥辟」的成湯；尚書無逸所羅列的祖乙、武丁和祖甲。祖乙「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武丁「時舊勞於外，爰及小人，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我怨；」祖甲「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這些殷先哲王共同的特點是洞悉民隱，勤勞民事，康叔效法他們，才能「應（膺）保殷民。」第二、與平民最有切身關係的刑罰律令要因襲殷法。周公一則曰：「陳時臬司（法律），師茲殷罰有倫。」採擇允當的殷刑，作為新法。再則曰，一旦執刑，當「蔽（斷）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根據殷法裁斷，所刑所殺乃得其宜，非康叔封一人恣肆其意。不過，「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則刑戮不赦。按尚書微子篇云，殷之末造，社會秩序蕩然無紀，連供奉神明的犧牲也有人敢偷竊取食；放辟邪侈，無所不為。可以想見當時殺人越貨，盜賊橫行，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受到莫大的威脅。這方面的刑罰愈嚴厲，殷遺民必愈歡迎。至於拘繫嫌疑犯，周公告誡康叔須慎重處理，切莫草率定讞，五日、六日、十日，以至於三個月纔下判決。今天看來，也頗尊重人權的。第三、應該「丕遠惟商考（老）成人，宅心知訓。」虛心訪問殷遺之老成典型，求教治國之道，並且擢用舊族，協理政事。這批人酒誥叫作「獻臣」，梓材叫作「大家」，逸周書皇門篇叫作「大門、宗子、勢臣。」他們作為康叔的「股肱」，輔治「妹土」。

延攬殷商舊族巨室參與政事是收攬民心最有效的政策。殷太師曾對微子啟說過，紂王「乃罔畏畏（威），弗（違）其耆（老）長、舊有位人。」（尚書微子）武王牧野誓師，列舉商紂罪狀，亦曰：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泯）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遺父母弟，不迪（用）。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姦宄於商邑。（尚書牧誓）

誓師之辭容有渲染歪曲，但指責商紂的過失遠較後代傳述者平實，與殷人亡國前的檢討也不謀而合，應當可信。商紂棄絕「舊有位人」，周人反而重新扶植他們，對這些舊族巨室而言，豈非革末世之弊，復先王之美政乎？康侯封手下的透即是一個典型的例



子。

現在收藏在不列顛博物館的康侯簋作器主人是濬嗣土送，當正名作濬嗣土送簋。簋銘曰：「王來伐商邑，往令康侯畀（鄙）于衛。濬嗣土送畀（鄙），乍（作）卣（厥）考尊彝。卣」（錄遺，157）主人名送，嗣土（司徒）是他的官職，濬是他的領地，卣是他的族徽。濬，沐之繁體，通沫，即妹。（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妹即詩鄘風桑中的「沫鄉」，尚書酒誥的「妹邦」和「妹土」，地近淇水，在殷都範圍之內。卣，著錄的銅器銘文有卣乙學和卣觚，就銘文風格而論是標準的商器，推知卣為殷商族，所以送當是殷遺民。傳世的送器不少，或稱濬伯送，或稱卣送，或稱卣濬，或稱卣濬伯，可能與濬嗣土送簋同屬一人之作<sup>2</sup>。周公東征，滅武康，建侯衛，簋銘云：「往令康侯畀于衛」，當指此事。畀即鄙，廣雅釋詁云：「國也。」鄙于衛即建國于衛。眾有逮、及之義，沫司徒送輔佐康叔封建國，故曰「眾鄙」。（楊樹達，關涉周代史實之彝銘五篇）送稱沫伯，可能是殷的舊爵，又稱沫司徒，當是入衛以後的職官。司徒掌理土地和人民，他既是「舊有位人」，又是顯赫的「殷獻臣」，為康叔之股肱是無可置疑的。

尚書酒誥提到的殷獻臣，外服有侯、甸、男、衛、邦伯，內服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及百姓里居（君）。逸周書商誓篇，周王曰：「告爾伊舊何父□□□□幾、耿、肅、執，乃殷之舊，官人序文……，及百官、里居（君）、獻民。」該篇一再稱呼「百姓」「爾百姓」「商百姓」「商庶百姓」「爾百姓獻民」「爾百姓里居君子」<sup>3</sup>，這是周王直接命誡殷商舊族的誥辭。「百姓」金文作「百生」，成王時的土上盃曰：「王令（命）土上及史寅廢于成周，禮百生豚。」（三代，14, 12. 2）百姓也是貴族，故周天子大會諸侯百官於成周時，天子餽于豚肉。春秋末葉，楚觀射父亦曰：「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國語楚語下）按照以上的分析，殷遺民的政治權也沒有被褫奪。

2. 卣乙學，三代，13. 48. 8；卣觚，三代，14. 17. 6；濬伯送，尊，古，2. 14；濬伯送，尊，三代，11. 31. 1；送，鼎，三代，3. 5. 6；送，尊，三代，15. 37. 4-6；濬伯，鼎，三代，3. 16. 2。

3. 「里君」之稱通見於銘文，如金彝、史頌篇，但文獻多誤作「里居」，酒誥、商誓各篇皆是，惟逸周書麥篇作「里君」是正確的。商誓篇的「爾百姓里居君子」原來可能作「爾百姓里君」，後來誤將酒誥的「居」竄入，「君」仍保留，但「里居君」不詞，又加「子」而成為「里居君子」。

衛是殷人二百七十三年舊都，魯也作過南庚和陽甲的都城。（古本竹書紀年）周初分封時，衛得殷民七族，魯得殷民六族，「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左定四）兩國的國情與施政頗多雷同，難怪孔子說：「魯衛之政兄弟也。」（論語子路）因此，康誥所述的商政也可以類推到魯國，可惜魯典殘闕，無法一一求證了<sup>4</sup>。但祝佗說過，魯的殷遺六族「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職事于魯。」（左定四）他們和衛的「殷獻臣」一樣，亦有內服、外服職事的。

當然，殷遺民得以保持政權必有一定的條件，首先要老老實實作個「不侵不叛之臣」。康誥說得很清楚，「不率大憂（法）」的臣工「乃別播敷（散佈），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病）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慙（伐）。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刑）殺。」凡訛言惑眾，製造自己的聲譽，不率舊章，而危害到國君者，罪大惡極，立刻斬除，絕不寬赦。此之謂「義刑義殺」。逸周書商誓篇，周天子對商眾貴族說：

上帝肆命我小國，曰：「革商國。」肆予明命汝百姓，其斯弗用朕命，其斯爾冢邦君、商庶百姓，予則□（虔）劉滅之。

「虔劉滅之」乃周人對於頑抗不馴者的一貫態度，周公警告西遷成周的「殷頑民」即是典型的例子。他誥誡「殷遺多士」「比事臣我宗，多遜」的多士篇，三千年以下讀之，周公森厲威毅的容貌猶在目前。他說，殷士！你們如果謙遜服從，「奔走臣我，」「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還能擁有田邑，保持職官；否則，不但田邑被剝奪，連生命也不保。最後，一再叮嚀，乖乖聽話就可以安安頓頓過一輩子。（「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尚書多方篇記載成王大會諸侯于宗周，也以同樣口吻威脅殷遺多士和東土大族，復加之以利誘。如果「不忌（謀）于凶德」，穆穆在位，在自己的國家田邑效命周王室，「我有周惟其大介賚（賜）爾，迪簡（選）在王庭，尚（加）爾事，有服在大僚。」不但可以獲得賞賜，特別忠心可靠者還有機會被挑選到周王庭擔任重要的職位。

總之，周族征服者不論多嚴厲，只要不造反，不叛逆，殷遺民仍然不失其土地和

4. 左定四：「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伯禽，杜預注云，周公世子。孔穎達疏引劉炫曰：「伯禽爲命書。」從下文「命以康誥」「命以唐誥」來看，劉說較長。

人民，甚至可以有新的權位。若說周的警告正顯示殷的亡國之痛，責於周人者未免太苛。即使周王近親，一旦背叛王室，不亦殺伐無赦嗎？我們總不能說管叔、蔡叔也是勝國餘裔吧。大雅文王云，億萬商人「侯服于周，」「殷士膚敏（美貌敏捷），裸將于京。」既曰「侯服」，又曰「膚敏」，便絕對不是「青衣行酒」了。

殷遺民不但沒有遭到特別的壓迫，周人對殷商的繼承者——宋國反而特殊禮遇，春秋史事猶有蛛絲馬迹可尋。西元前 636 年鄭卿皇武子謂鄭伯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周王待宋君以客禮，不以臣屬，宗廟祭祀則餽贈祭肉，宋弔周喪，周王要拜謝。（左傳二十四）周頌有客，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鄭玄箋云：夏殷「二王之後爲客。」振鸞篇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詩序也認爲是「二王之後來助祭」的頌詩。在周代封建禮制中，宋君地位高於諸侯一等。鄭育箴膏肓曰：「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含爲先，祔次之，贈次之，賻次之；於諸侯，含之，贈之；小君亦如之；於諸侯臣，祔之。諸侯相於，如天子於二王後；於卿大夫，如天子於諸侯；於士，如天子於諸侯臣。」（左文五疏引）諸侯相於的喪禮如周天子對杞、宋，宋君在周禮中爲客不爲臣明矣。清吳大澂編著的窰齋集古錄有一件窰鼎，銘曰<sup>5</sup>：

兄（睪）畢（厥）師，眉（微）見王，爲周窰（客），錫貝五朋，用爲寶器，鼎二，殷二，其用高于畢（厥）帝考。（4.20）

該鼎素描載於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形制花紋近於周初。銘末「帝考」二字，吳大澂疑爲微子啟之器，可信。但他將首字隸定作「啟」，不能從。（集古錄釋文、賸稿、字說「客字說」）眉通微，國名。「眉見王」即微子來見周王。微子爲周之客，賞貝五朋，他的軍隊也受周王錫賞。故知上引兩漢經師的解說不但與春秋時人傳述的古禮吻合，也能獲得周初銘文的佐證。

陝西岐山鳳雛村新出的甲骨，有一片刻辭，似可再證明周客的舊說。辭曰：

5. 首字隸定作兄，讀爲睪，賜也。眉即微，古文眉微通用。二字考釋具從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眉鼎跋」。「見」古文奇字，但其字形特標「目」與「人」，簡寫如作冊折觥「見土」之「見」，（文物，1978年3期頁10）再簡化就如揚鼎的「見」（三代，3.46.3）其繁簡變化是有跡可尋的。吳大澂窰齋集古錄釋文賸稿隸定作「見」，可以信從。本鼎銘文亦見於三代4.10.1，簋銘收在三代8.31.3，行款稍異。

唯衣（股）雞子來降，其執（繫）眾（及）畢（厥）吏（事），才（在）屯畝（地名也），卜曰：「南宮辟其乍（酢）。」（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附錄摹本。不分行款。）

徐中舒先生說，執當釋作繫，周頌有客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即繫留雞子及其隨從執事。卜以南宮辟與之鬻酢，即以客禮接待之意。（周原甲骨初論）南宮是周的重臣，文王「度於閔天而謀於南宮」，（國語晉語四）韋解：「南宮，南宮适。」武王克殷，「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逸周書克殷）論語微子云周有八士，起首三人伯達、伯适、仲忽即屬南宮家族（杜正勝，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他們在周王朝的地位極為顯赫。這片甲骨的南宮辟雖不能斷定是三士之一，其為南宮家族則無可疑。占卜南宮辟接待來降的雞子，類似於武王使周公接待微史烈祖，（下節詳）是相當隆重的。徐中舒、陳全方皆以為雞子即是箕子，有人懷疑，但卜辭明言「股雞子」，其為殷商遺民則斷然無疑。雞子為周客，又可為憲鼎添一新證。

上層殷遺為周王之客；故宋國的封建地位要比一般諸侯為高<sup>6</sup>，他對周天子的義務也比一般諸侯輕。直到春秋末葉，距離周初已經超過五百年，宋人還引證故事，作為外交折衝的依據。西元前 509 年晉召諸侯為天子城成周，分派各國的任務和負擔，宋國代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郕，吾役也。』」認為滕薛等國宜代宋服役。雙方爭執不下，主持築城工程的士彌牟說：「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杜預注：「求故事。」（左定元）宋國免役，不與一般諸侯等齒，周王室應有檔案可查，否則，仲幾必不敢與霸主爭議。可見宋國居於客的地位也是載在盟府的。

考之金文、甲骨，權衡春秋史事，歸順的殷遺民並未遭受「悲慘」的命運，史家殊不必懷疑尚書誥辭失之宣傳，周廟頌歌流於誇張。何況紂王伏誅以後，周人先則立武庚，繼則立微子，以承殷祀，豈非周人對待殷遺態度的絕好說明？逸周書克殷篇云，武王入殷都，立刻釋箕子，出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封比干之墓：種種措施無非在收攬民心。同時周人一再宣稱他們發動戰爭的對象只商王紂一人而已。逸周書商誓篇，武王曰：

6. 鄭皇武子又以為鄭伯享宋公，宜不厭「豐厚」，（左傳二十四）因為鄭的地位低於周天子也。

我其有言，胥告商之百姓無罪，其維一夫。予既殛紂承天命，予亦來休命爾。

正與孟子傳述的「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盡心下）如出一轍。殷人一旦從周，必安堵如故，逸周書武寤篇才說：「王不食言，庶赦定宗。」可見「誅一夫」是周人的政治口號，以商王紂一人為敵，非以商民族為敵。「一夫」語意雙關，既承認紂為天子地位，又斥他孤立無援<sup>7</sup>。這場商周二族的共主爭霸戰在正確的政策指導下，化為弔民伐罪，推翻暴政的義戰，而不是民族間的鬭爭。在這種情勢中，「小邦周」的征服者對待「大邑商」的殷遺民自然談不上「奴役」二字了，所以戰國時代傳述武王「親殷如周」，（呂氏春秋簡選）從遺老之願而修盤庚之政，（呂氏春秋慎大覽）當非粉飾虛言。我們愈研究傳世著錄的銘文和新出的考古材料，便愈肯定文獻的說法是信史。

### 三

西周銅器很多作器者或其祖先是殷代世族，研析銘文，可以發現不少殷遺的真相，能說明他們在周人統治下的遭遇和政治社會地位。資料最完備，事例最顯著者，莫過於微史和叒或兩個家族。族徽的資料雖然也豐富，但內容極其龐雜，非單純的家族。本節分別論述微史家族，叒或家族和豐族徽等，以證明上文的看法。


#### （一）微史家族


1976年年底陝西扶風庄白發現西周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 103 件，包括商、陵、折、豐、牆、癸和白先父七人的作器，同屬於一個家族。（文物 1978: 3，頁1-8）其中一件牆盤歷數殷末至西周中葉一百五十年以上的國事和家譜，歷史家徐中舒，古文字學家唐蘭、于省吾、裘錫圭、李學勤和李仲操等先生皆作專文考釋。涉及家譜的部分曰：

青（靜）幽高且（祖），才（在）殷（微）靈處。孚武王既伐（災）殷，殷史

7. 據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辭，殷王常自稱「一人」或「余一人」，大約早期稱「一人」，晚期稱「余一人」。天子如此自稱，先秦典籍比比皆是，漢唐注疏家已見及此。其詳參見胡厚宣，「重論『余一人』」。但孟子說：「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按字面賦予新義，是不合古訓的。孟子每於古人古事增益新解，闡述他的思想，「一人」也是一證。

刺（烈）且（祖）廼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卑（俾）處甬。惟乙且（祖），逯（來）匹孚（厥）辟，遠猷腹心，子（仔）側咎（瘳）明。亞且（祖）祖辛，遷毓子孫，繇馱（祓）多釐，齊（齊）角（慤）熾光，義（宜）其禋祀。害犀（舒遲）文考乙公，猷趯（競爽），暈（德）屯（純），無諫（謫），農嗇戊（越）歷，隹（唯）辟孝晉（友）。史牆夙夜不墜（墜），其日蔑曆。（不分行款，古文奇字多改作今字。）

盤銘縷述史牆的祖先，計有高祖、烈祖、乙祖、祖辛和他的父親乙公五世。我們結合同出諸器，發現微史烈祖之子乙祖即是折器的父乙，見於折學、折觥、折尊、折方彝；那麼折便是牆盤的亞祖祖辛，也就是豐器的父辛。折器銘末有族徽（木羊雙册），豐襲用這個族徽，當是折之子，亦即是史牆的文考乙公，牆爵有「父乙」，可以為證。同出微伯癸器的癸鐘云：「追孝于高祖辛公、文祖乙公、皇考丁公。」辛公指折，乙公指豐，丁公就是史牆，故癸爵亦稱「父丁」。牆盤前半部歷述西周諸王的事功，從文武成康昭穆至當代的「鍾寧天子」共王。史牆大概跨穆共兩朝，上溯其四世祖微史烈祖，適值殷周之際，故上引盤銘曰：「來見武王。」因此，牆子癸屬共懿時人，癸盥有司馬共，一般認為是懿王朝的重臣。（唐蘭，永孟銘文解釋）另外白先父器十件，從鬲的形制風格分析，年代可能在西周晚期偏早，（文物 1978: 3, 頁 8）居這批窖藏器中之末，白先父或即是微伯癸之子姪輩，詳細關係不明。

微是地名或邦國之名，較早的文獻只見於尚書微子篇和牧誓篇。牧誓記載武王伐紂，周之同盟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詳細的地望雖不可考，大抵在今四川和湖北西部一帶，（孔安國傳和史記周本紀正義）屬於當時的少數民族。本報告撰寫人、唐蘭和李仲操等都主張史牆盤之「微」即牧誓的微國（文物 1978: 3, 頁 8. 20. 33）但作為少數民族之微和這批銘文的內容不符，不可從。裘錫圭解讀作密國，（文物 1978: 3, 26）繞的圈子更大，而且周人克密早在文王時代（大雅皇矣）不能說「武王既伐殷」才來的。所以我們史牆盤之「微」當即尚書微子篇之微，檢討這批銅器的銘文就可以瞭然了。微史家族銅器羣有一件觚，銘曰：「父乙」銘末族徽，象一車三士，左一右二（有的作左二右一），車上載旗，或隸定作「輦」。世傳此族之器甚夥，或單銘，或綴父祖日干，大抵是殷商遺物。商末的絳設也署此族徽，銘曰：

戊辰，弔師易（錫）緡

享日、齒貝，用乍父乙

寶彝。才（在）十月，隹（唯）王

廿祀，魯日，遘于匕（妣）戊、

武乙夷，豕一。𩇑（三代，6.52.2）

卜辭，遘者祭名，殷人對於上甲、大乙、小甲等祖宗致遘祭，（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卷一頁二九）地點在宗廟，所以卜辭云：「丁未卜，……不韋……，才宗。」

（京都，100）緡銘記宗廟遘祭，顯示他與殷王室有極其密切的關係，稱武乙及其配妣戊，可能是武乙的曾孫；殷銘有父乙，當是帝乙，故知器主緡與帝辛（紂王）兄弟行。（參見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卷一戊辰彝考釋；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 A196）所謂「唯王廿祀」，即紂王二十年。族徽𩇑表示殷商的王族。微史家族珍藏商王族徽的重器，說明他們是商王的後裔，典型的殷遺民。前引墻盤曰：「武王既災殷，微史烈祖廼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宇于周。」烈祖微史可能是微子啟之子，那麼，高祖就指微子啟了。史記宋微子啟世家云，武王克商，「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左傳也說微子「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僖六）徐中舒先生以爲墻盤所謂的「靜幽」「靈處」，取幽隱退遜之意，善處逆境，和微子啟的際遇非常符合。（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從形制花紋的風格論，商尊和商卣是這羣銅器中年代最早的，銘文相同，銘曰：

隹五月，辰才（在）丁亥，

帝后賁（賞）庚姬貝

卅朋、送茲廿冬。商

用乍文辟日丁

寶尊彝，翌

辟者君也，殷末君王稱丁者只有文武丁，著錄另有商尊，祭父丁，（三代，11.21.1）則商可能是文武丁之子。殷王后賞商婦庚姬貝，（參見楊樹達金文說卷七「師旅鼎跋」）商作器頌揚父德。傳世的庚姬殷（三代 6.44.2）和商婦𩇑（三代 5.6.2）



銘末皆有鬯的族徽，當與微史家族的商同屬一對夫婦。鬯經常見於商周銘文，很可能是殷商的王族，（下詳）故知商與帝乙同輩，是靜幽高祖微子啟之父或諸父；而前引庄白鬯父乙觚的父乙也可能是帝乙，亦即同出陵方的「父日乙」，所以陵與微子啟或帝辛是兄弟行的人物。

綜合庄白新出諸器，考得微史家族的系譜如下：

文武丁—商…高 祖—烈 祖—乙 祖—亞祖祖辛—文祖乙公—丁公—微伯癸

Ⅱ（微子啟）（微史）（乙公）（辛公  
作册折）（豐）（史牆）

庚姬

（註：虛線表示不敢肯定其父子關係）

自這個家族的第一代殷遺微史以下至微伯癸，計六世，事蹟斑斑可考，可以看出王族殷遺在周人征服者統治下的地位。

牧野戰後，微史歸順周人，武王將他及其族人安置在周原，癸鐘曰：「舍宇以五十頌處。」唐蘭先生考釋頌即通，司馬法曰：「井十爲通。」五十頌便有五百井之地。領地相當遼濶，但是否如唐說擁有四千五百戶的領民則不能無疑。第二代乙祖，牆盤贊曰：「來匹厥辟，遠猷腹心，仔側彝明。」乙祖來輔佐其君，謀慮深遠，周王引爲心腹。他在天子左右，處事明達。君係成王或康王。第三代亞祖祖辛作册折，折觥曰：

隹（惟）五月，王才（在）序，戊  
子，令（命）乍册折兄（貺）見  
土于相侯（侯），易（錫）金，易（錫）  
臣，揚王休，隹（惟）王十  
又九祀。用乍父乙  
尊，其永寶。彝

折尊、折方彝銘同。根據微史家譜比定，折活動期間約在康王，可以晚到昭王初，和著錄的鬲卣（三代13.40.3）、鬲尊（三代11.33.4）的主人同時。康王十九年南征，駐於序。作册折受命賞賜後世巴郡南蠻五姓之一的相侯（世本），與作册鬲受王姜之

命安撫夷伯，任務是相同的<sup>8</sup>。折官拜作冊，係史官之流，故出使宣勅王命。使命完成後，康王頒賜給他銅器和奴隸。折有官守，有土地，有領民，故有氏，（劉師培，古政原始論第二）木羊雙冊是他的族徽，有資格成為分族的始祖，或即禮記所謂「別子」者也。因此，墻盤歌頌作冊折「𪚩毓子孫，毓祓多釐，齊懋熾光，宜其禋祀。」𪚩，唐蘭先生以為即迺，古文通遷；毓，育也。遷育或指分族，子孫綿延，備蒙釐福，恭謹謙懋，光顯家邦，宜享禋祀。頌詞和新族徽恰好配合。折之子豐，即第四代殷遺，襲其職官，沿用木羊雙冊族徽。豐尊曰：

隹（惟）六月既生霸，  
乙卯，王才（在）成周，  
令豐𪚩大矩，大矩易（錫）  
豐金，貝，用乍父  
辛寶尊彝。𪚩

𪚩同殷，周王會見諸侯百官曰殷。鬲卣：「明保殷成周」，（三代，13.39.3）即令彝所載：「明公朝至于成周，侂令舍三事令（命），眾卿旻（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命）。」（三代，6.56.2）也近於尚書康誥的「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禮春官大宗伯曰：「殷見曰同」，「殷覲曰視。」鄭玄云，眾見、眾聘也。諸侯百官來朝會，天子召見，命官，佈達政令，故周禮秋官大行人曰：「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殷禮是封建時代重要的政務，豐參與其事，足見其地位之高。史墻稱頌他「競爽，德純，無譴」，性格剛強爽明，品德沒有瑕疵；又說他「農穡越歷，唯辟孝友。」後句

8. 西周記載南征的銅器，金文學家意見向來極不一致，主要分成兩大派：一派主張周初成康時期也南征，以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及考釋和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為代表；一派將南征諸器皆歸屬昭王之世，以唐蘭為首。唐氏從1962年發表的「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到最近刊行的遺作「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意見都沒有改變。庄白微史家族器世弟分明，年代肯定，記事精細，應該是檢查這兩派意見的上好資料，但靜議仍然不息，因為學者仍執成見而分析這批銅器，李學勤本唐蘭之說，定作冊折於昭王，理由並不充分。（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周法高先生提前到成王，（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微史祖孫三代擠在武王成王時代，誠然太緊迫，何況武王克殷後不久就謝世了。別的器物暫且不談，單就微史家族器而言，作冊折從王南征宜放在康王之世才合情理。參見劉啓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及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

倒文，于省吾先生說當讀作「農穡越歷，孝友唯辟。」辟，法則也；歷，治也。豐當然不會親自下田耕種，農穡於是乎治，若非指領地擴充，就義涵稟祿增加。宋朝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著錄一鼎，頌揚微伯、嬭氏，銘末有羊雙冊的族徽，（卷九，頁八三）可能與折、豐有關。第五代史牆，牆盤自贊「夙夜不墜，其日蔑曆。」夙夜，從政也，詩經、金文的習慣用語<sup>9</sup>；蔑曆，銘文術語，意指軍功策勳而旌伐其善，（白川靜，再論蔑曆）二語顯示史牆是職掌軍政的貴族。史牆之子微伯癉，第六代殷遺。這批窖藏屬於他的作器多達四十三件，但尚非他所鑄的全部，足見其財力之雄厚與地位之崇高。癉說他「用夙夕」，癉鐘說他「恪夙夕，左（佐）尹氏」，「夙夕虔敬，卹厥死（尸）事。」當是王廷重臣之一，故周天子經常錫賞。懿王四年王在周師彖宮，十三年王在成周鬲土流宮，皆賜癉車服佩飾；孝王三年，王在鄭，賜癉彝俎。其事具載於癉盃，十三年癉壺，和三年癉壺，可謂備極榮寵矣。

微史家族自從武王克殷後，來服於周，經歷六、七代，累世有職有守，勤勞王事。或在天子左右，籌謀策畫；或追隨天子出征，代宣勅命；或會見諸侯百官，佈達政令。除世守的史官外，在內參政，出外領兵，一百五十年來，地位權勢不曾稍衰，采邑甚且日漸擴張。他們原屬殷商王室，是典型的殷遺民。這個家族的歷史應該是說明殷遺遭遇及地位的最佳例子，但並不是特例。

## （二）彖或家族

另外一支典型殷遺是彖或家族。同在扶風庄白，1975年春發現墓葬，取得一批銅器，墓主曰伯或，其中的鼎和殷記載他的武功。（文物 1976: 6, 頁 51-65）或鼎二云：周王使「或達（率）虎臣御（禦）淮戎。」記或抵禦淮戎。或殷一也記錄或指揮的一次戰役，銘曰：

隹（惟）六月初吉，乙酉，才（在）堂白，戎伐

9. 詩小雅雨無正：「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太雅烝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太雅韓奕：「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師西堂：「敬夙夜勿讎（廢）朕令（命）。」師夔簋、師虎簋同。師望鼎：「虔夙夜出（納）王命。」或作「夙夕」，如毛公鼎：「恪夙夕敬念王畏（威）不賜（易）。」梁其鐘：「虔夙夕辟天子。」及本文正文徵引的癉鐘癉盃之文。

勳，或逵（率）有嗣（司）、師氏、虎臣奔追御戎于  
駘林，博（搏）戎猷。朕文母競敏麗行，  
 休宕孚（厥）心，永襲孚（厥）身，卑（俾）克孚（厥）啗（敵），  
 隻（獲）猷百，執飏（訊）二夫，孚（俘）戎兵：戔（盾）、矛、  
 戈、弓、備（箠）、矢、褭（裨）、冑，凡百又卅又五  
 叙（歛）；各（將）戎，孚（俘）人百又十又四人，衣（卒）  
 博，無罪（戮）于或身。（下略）

御戎之「御」多隸定作「御」，通「禦」，然字體結構與「御」不同。著錄銘文有御鬲、御殷和伯御殷。（分別見於三代，5.38.1; 6.48.5; 7.10.3）御鬲銘：「王光（貺）商（賞）御貝」，御殷銘同，但時間、地點不一。兩器銘文全部鑄在亞形內，似為殷商之器。從伯御殷知道，御是族名或國名。疑御戎是戎之一種，和戎猷連言，我們知道猷屬淮夷，（下詳）猷或亦夷也，但或殷一和或鼎二所載並非同一次戰爭。駘林之戰「俾克厥敵」，大有斬獲，計猷百人，執戎俘二，俘戎卒一百一十四，此外還有武器甲冑，戰果相當輝煌。

某年六月初吉，或在堂白受命伐戎，其母亦參戰；戰爭結束後，或班師回堂白，同年九月既望，王紕姜派遣內史友員賞賜或，或作重器享祭文祖乙公和文妣日戊，即是庄白出土的或鼎一。上引或鼎二享祭文考甲公和文母日庚。或以日干稱其父祖祭名，有殷人遺風<sup>10</sup>；如果我們再以庄白新出或器與傳世著錄的或以及或子之器比勘，便可肯定他們確實是殷遺民。

著錄的或諸器記載周師征伐淮夷的事件。東南方的淮夷侵叛，周王派遣師雒父率軍征討，駐在叶白，遠及猷侯之國，參戰的將領如邁、稽、匭、或和競皆鑄重器

10. 羅振玉集錄殷文存，以日名和圖象為斷定殷器的主要原則，他相信日名之制雖可「下施於周初，要之不離殷器者近是。」（殷文存序）爾後王辰編輯續殷文存，亦遵從此原則。（續殷文存自序）殷周之器的分野當然不可能這麼單簡，容庚作商周彝器通考時已指出殷商圖形、日名皆下及周代，不能作為斷代標準。（第五章銘文）但作為樹別廣義的族屬，日干還是有用的，白川靜將日名的西周器皆歸作東方子氏族，（金文通釋）雖失之流統，亦是辨別殷遺民的一項參考。

追記其事。茲據相關銘文排列大事記如下<sup>11</sup>：

1. 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雒父戍于叶白，邁從。師雒父肩史（爰使）邁事于猷侯。侯蔑邁曆，錫邁金。 邁甗
2. 稽從師雒父戍于叶白，蔑曆，錫貝世多。 稽卣
3. 師雒父戍于叶白，匚從。 匚解（3、7同器）
4. 王令彘曰：「淮夷敢伐內國，汝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叶白。」  
伯雒父蔑彘曆，錫貝十朋。 彘彘卣、彘尊
5. 唯十又一月，師雒父循導至于猷，匚從。其父蔑匚曆，錫金。 匚鼎
6. 伯雒父來自猷，蔑彘曆，錫赤金。 彘殷
7. 唯十又三月既生霸，丁卯，匚從師雒父戍于叶白之年，  
匚蔑曆，仲競父錫赤金。 匚解
8. 唯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彘伯彘，……余錫汝鉶鬯一卣、金車、琴、檠、較、琴、圉、朱、虢、斲、虎、斲、朱、裏、金、錫、畫、輅、金、厄、畫、轉、馬、四匹、鑿、勒。」 彘伯彘殷
9. 唯伯彘父以成自卽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卽，白犀父皇（衡）競各（格）于官，競蔑曆，賞競章（璋） 競卣

上列諸器，師雒父的地位最高，多次錫賞部屬，應是這次征伐的統帥。主持賞賜者還有伯彘父，郭沫若疑卽彘彘之字，似乎可信。因為「犀」通「夷」，「彘」釋為「戎」，名戎字夷，所謂名字連類也。今按彘彘卣，周天子命彘彘以成周師氏戍叶白，

11. 下列八銘時間可以直接肯定者是邁甗和匚解，有月份，有月相，也有紀日干支，而同在師雒父戍於葉白之年。從銘文內容看。邁甗所記之事在前，匚解所記之事在後，以二銘為立足點，來檢驗其他諸器所記之事，匚鼎顯然也屬於同年而發生在邁甗和匚解之間。假設彘伯彘和競卣的賞賜皆在戰爭結束之後，那麼便可能是次年正月發生的事情。首先我們根據邁甗和匚解核證近代各家月相的說法，董作賓先生定點說絕不適用，勞榘先生修正董先生的說法也扞隔難通，只有王國維和新城新藏的四分月說可以符合，（至少既生霸和既死霸兩個月相如此。）這一點最近龐懷清已經討論到了。（西周月相解釋「定點說」稿）如果某年十三月既生霸丁卯是初九，上推六月既死霸丙寅，六月小是廿三，大是廿四；下推次年正月庚寅是初二或初三，（彘伯彘）正月既生霸辛丑是十三或十四。（競卣）另有競簋曰：「唯六月既死霸壬申，白犀父蔑御史競曆，賞金。」可能同屬這次戰爭，那麼壬申是六月廿九或三十，也符合王國維既死霸的範圍。唯匚氏分邁甗和匚解為相次之兩年，是不需要的。諸器銘文參見大系。

伐淮夷；而競卣云，伯犀父受命以成卣即東，伐南夷，二事相侔，彘或可能即是伯犀父。此其一。彘或卣和競卣的時間連屬。（本文註11）係指同一次戰事，此其二。從成周出發，駐於叶白以禦淮夷，淮夷顯然在叶白之外。徐中舒先生考釋叶白故地即春秋楚邑之葉，今河南葉縣，（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值成周之東南，所以競卣既曰「即東」，又曰「伐南夷」，此處之南夷當指淮夷，西周銘文多稱「南淮夷」。

（虢仲盤、虢生盤、兮甲盤、豳豳、禹鼎）這也是伯犀父即彘或的另一證據。根據受命、錫賞和稱謂。彘或的地位稍遜於師雒父，雖歸其節制，但比其他將領高，故周天子親自授命，而他也可以在獻頒賞部屬。李學勤認為彘或即師雒父，不值採信<sup>12</sup>。

綜合相關銘文的月曆知道，周王某年六月，師雒父已駐於叶白抵禦淮夷入侵，天子授命彘或率領成周師氏戍于叶白，也不會晚於六月。大概彘或抵達叶白之後，有功，師雒父賜予貝十朋；同年十一月，師雒父循省豳國回來，又表彰彘或的功勞，錫賞赤金，地點可能也在叶白。班師回朝，已經歲尾，翌年正月初，周王親自賞賜彘或命服和車馬等封建階級信物。每有賞賜，彘或皆作器祭祀先人，彘或卣祀文考乙公，著錄別有彘豳亦祀文考乙公（三代7.19.4）上引彘豳祀文祖辛公，彘伯或豳祀皇考釐王。

分析傳世著錄的彘或和庄白新出的伯或，我們發現他們兩人不僅同屬於一個家

12. 最近李學勤發表「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一文，其中提到彘或家族，犯了很大的錯誤。第一，混淆庄白新出彘器和傳世著錄彘或諸器的記事，將兩批器主視若一人。後者下文會討論。至於前者，六月初吉乙酉（彘簋一）和六月既死霸丙寅（邁鬲）、十三月既生霸丁卯（匭簋）絕不同年。這是一點。庄白新出銘文周獸之戰相當激烈，著錄銘文或曰「伯雒父來自豳」，（彘簋）或曰：「師雒父循導至于豳」，（匭鼎）或曰：「師雒父爰使邁事于豳侯」，豳侯甚且賞賜邁金，（邁鬲）周與豳似未正式決裂。這是二點。所以這兩批銅器的內容不能混為一談。第二、他認為師雒父即是彘或，證據之一是庄白或墓出土一件「伯雒父自作用器」盤，這點正文將有所解釋。李氏另一理由是或讀為終，義為盡、止，雍（雍隸定作雍）意為閉、塞，一名一字。按師雒父之雒讀作「雍」頗值得商榷。彘簋、彘或卣、匭鼎、邁鬲、匭簋之「雒」與曾伯雍淮夷之「淮」，庄白新出彘鼎二淮戎之「淮」相似，反而與毛公鼎、孟鼎、辛鼎、邠王鼎的「雍」相去較遠。（周法高金文詁林 No. 485）稽卣亦是「淮」字，器蓋四字皆同，不是筆誤。郭沫若太系考釋照描不釋，態度是相當謹慎的。退而言之，「雒」作雍即使可從，李氏引申之義亦不足取。孟鼎「敬離德經」，辛鼎「厥家離德」，毛公鼎「汝毋敢妄寧，虔夕夙惠我一人，離我邦小大猷」，「離」（雍）皆不宜作閉塞解。而且古人命名，或以德，或以類，不以隱疾，不以畜牲，（左桓六）取義正祥和泰，豈有以終盡為名而以閉塞為字者乎？何況彘簋和彘或卣皆曰：「伯雒父蔑彘曆」，明明白白是兩個人。第三、李氏認為師或父伐淮夷之戰最高統帥是周天子，亦游辭臆說，不值得深辨。他在一個小註裏把彘伯或豳從彘或器羣剔除出去，也沒有根據。按照我們的大事編年，這件器物所記之事是很容易安排的。

族，而且是父子，第一庄白伯彳之文考甲公，文母日庚，文祖乙公，文妣日戊；彳之文考乙公，文祖辛公，則彳很可能是庄白伯彳之父，祭名甲公。伯彳墓出土的Ⅱ式鼎銘曰：「王唯念彳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彳率虎臣禦淮戎。」又曰：「唯厥使乃子彳萬年辟事天子。」經過上文分析，我們知道周王所「念」於伯彳之父（辟者父也）者即命彳以成周師氏伐淮夷之事。第二、庄白伯彳墓葬報告人斷定伯彳和傳世著錄的彳同是一人，因為文祖乙公和文祖辛公同是彳的祖輩，文考甲公和文考乙公同是彳的父輩。（文物1976: 6, 頁55-56）諸父之說在西周恐怕不存在了，否則銘文不可能經常出現伯仲叔季的排行，而且微史家族銅器中，墻盤和癸鐘縷述歷代祖先，更無任何諸父諸母的痕迹。第三、彳父子是征討淮夷的世家，伯彳所抵禦之淮戎，奔追之鄧戎和搏擊之戎猷皆屬淮夷，與彳叶自之戎的對象同種<sup>13</sup>。不過彳時周與猷侯似未發生大戰，到伯彳的猷林之役，戰況卻相當慘烈。第四、叶自之戎，彳至少兩度接受師雒父之賜，兩人皆王庭重臣，相互間的餽贈錫賞或不止這兩次而已。伯彳墓出土一件「白雒父自作用器」之盤足資說明，此盤也可能彳得自於師雒父而傳

13. 唐蘭先生考釋庄白伯彳三器（鼎一、鼎二、簋）主張彳鼎二的「雒戎」居渭北，是蠻貊的前身；彳簋的「猷林」在涇水之西，扶風寶雞一帶，「戎猷」即戎胡。（伯彳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這麼說來，西周中期周王朝就發生周原京畿的保衛戰了！我曾從西周對外關係證明這種論調之不當。（周代封建的建立，尤其是註159）其實唐蘭先生說「淮夷從來不稱戎」，是上了西戎東夷機械劃分的當，因此考證愈細致，愈不得要領。尚書費誓豈不說「淮夷徐戎並興」？太雅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釋駟震驚，徐方如雷如霆，」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徐戎亦淮夷之一種也。班簋曰：「王命毛公……伐東國瘠戎。」黃盛璋考證瘠國靠近渤海灣，（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雖不必是，但銘文既曰東國瘠戎可見東國是有戎的。左傳隱公七年：「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楚丘在今河南東南部，其地有戎。春秋經莊公二十四年：「戎侵曹。」曹在魯西定陶，也有戎。左傳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脩惠公之好也。」魯國亦有戎。這些都是春秋初期的事，西周以來的東土之產，不是後來被秦晉逼出山的遊動民族。傳世有邾白御戎鼎（三代，3.37.1）邾伯名曰御戎，山東的邾國也有戎人。左傳桓公十三年，羅與盧戎聯軍敗楚，此時羅國和盧戎皆在襄陽府，（沈欽韓，左傳地名補注）那麼連漢水中下游也有戎。左傳文公十六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時楚都郢，在荊近江陵縣，則長江中游亦有戎的足跡。淮夷稱戎，又何足異哉？唐蘭先生說猷即胡是對的，但非陝北之胡。春秋經昭公四年曰：「楚子、蔡侯、陳侯、許男、胡子、沈子、淮夷伐吳。」楚世家，昭王二十年，「楚滅頓，滅胡。」集解引漢書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又引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胡的地望在於河南上蔡與汝南之間，近淮水，故稱淮夷。從洛陽經葉到汝南幾乎構成一條西北東南走向的直線，故周王命彳即東而伐南夷。我們乃取徐中舒先生說，彳釋作叶，即河南葉縣。如果釋作古，按丁山先生考證在固陵苦縣之間，（殷商氏族方國志）當今河南淮陽、鹿邑、太康一帶，嫌稍偏東北了。最近白川靜教授發表「淮戎或彳諸器」，主張彳器的淮戎是淮夷系的南夷或東夷是對的，但是否屬於北方戎種則猶可有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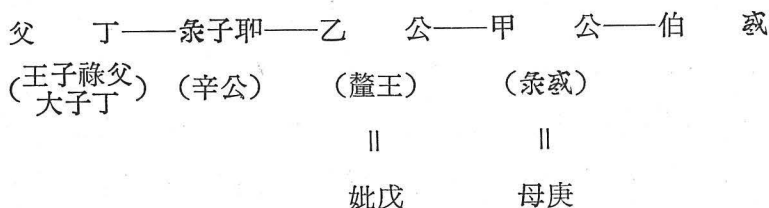
與其子的。第五、彘或作彘或單稱「彘」，（彘殷）或「彘」「彘」同鑄於一器而分稱，（彘彘貞）；或全稱「彘伯彘」。（彘伯彘殷）他顯然襲彘伯之爵，名作彘，庄白伯彘諸器，三鼎、殷一和甗皆單稱「彘」，兩壺和殷二稱「白（伯）彘」，伯彘稱謂係父之名字爲子所襲而成爲分族的公稱，西周以來不乏其例。如小臣單之於單伯，小臣餘之於餘伯，合乎邦國水準者稱某伯，否則僅稱伯某，某成爲族名，其實還是具體而微的國，曰「伯彘」而不曰「彘伯」可能是這緣故。儀禮少牢饋食禮曰：「皇祖伯某」，鄭玄註：「伯某、且（疑卽「祖」）字也。」黃以周禮書通故卷八「宗法」曰：「伯某之字或卽氏。」很有見地。彘的「彘」就成爲他的某子之氏名了。所以彘與庄白伯彘分明父子二人，卻同具「彘」名<sup>14</sup>。

彘的彘是國名，其始祖可能是周人冊封之祿父。關於祿父的來歷，漢代已有異說。太史公以爲祿父卽武庚，（殷本紀、魯、衛、宋與管蔡等世家）尚書序「微子之命」僞孔傳也說武庚一名祿父。但毛詩「邶衛譜」孔穎達疏引尚書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繼公子祿父。」論衡恢國篇云：「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武庚與祿父別爲二人。不過「邶衛譜」孔疏引尚書大傳又說「使管叔、蔡叔監祿父，祿父及三監叛。」顯然和管蔡世家所謂「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一樣，祿父卽是武庚，可見書傳對於武庚祿父是否一人亦猶疑不決。唯據今見金文材料；祿父和武庚當分別爲二。大保殷曰：「王伐彘子耶，叡（厥）反，王降征令（命）于（于）大保，大保克彘（敬）亡遣。」（三代，8.40）大保者召公君夷也，估計時間，彘子耶之叛可能在成王晚年。世傳有王子耶匚（綴遺，14.39）、天子耶觚，（三代，14.31.3）和多亞耶彝（三代，6.49.1）足證彘子耶是殷王子孫。彘子耶叛，周天子派遣召公征伐，未及周公，當與武庚無關，彘子耶和武庚不是同一人，多亞耶彝云（用乍大子丁彝」，天子耶觚亦曰：「天子耶作父丁彝。」則彘子耶與武庚也不是親兄弟。不

14. 左隱八，衆仲曰：「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是也。春秋時代貴族多以祖父之字爲氏，鄭國的八穆：罕氏、駟氏、豐氏、游氏、印氏、國氏、良氏、羽氏，宋國的華氏、樂氏、皇氏、仲氏、魚氏、鱗氏、蕩氏、向氏等皆是。（陳厚耀，春秋世族譜）這些例子和彘或家族的情況並不完全符合，一是祖孫而非父子，二是字而非名。但這兩點差異並不嚴重，可能是春秋與西周之區分吧。

過，糸子耶當屬殷王族無疑，自稱「王子」表示他的出身，「天子」可能是反叛時的僭號。他的後人糸彳猶尊稱皇考曰「釐王」，（糸伯彳殷）是有其家族背景的。

糸彳相關諸器的年代各家說法相當懸殊，容庚定在成王，（通考，頁47）陳夢家定在康王後半，不晚於昭王，（斷代）郭沫若定在穆王。今按庄白伯彳諸器的形制，花紋和銘文，大部分作于穆王時代。（文物 1976: 6, 頁55）伯彳繼承其父糸彳抵禦淮夷，駘林之役，其母日庚參戰，此時糸彳想必過世。器稱文母祭名，則器物制作距離戰事頗有一段時間。因此推測糸彳的活動可以早到昭王，郭沫若認為糸彳相關諸器不失周初器的風味，可能是這緣故。那麼糸彳之父乙公值康王，其祖辛公值成王。辛公可能是糸子耶，而耶之父丁則屬殷周之際的人物，稱為太子，或即武王冊封的祿父。如果我們的推測不誤，可得糸彳家族的系譜如下：



糸彳家族投降周人，也很受到禮遇，先有祿父之封，後有糸子耶之飲。多亞耶彝曰：

辛巳，王饗（飲）多亞

耶，享京麗。

易（錫）貝一朋，用乍太子丁彝。（三代，6. 49. 1）

多亞是糸子耶之官職，京是地名。麗，說文曰：「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徐灝段注箋曰：「土昏禮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註：儷，兩也；皮，鹿皮。按土冠禮主人酬賓，聘禮上介奉幣，亦皆有儷皮，蓋古人不獨用於昏禮；其用之，則小雅鹿鳴之義也。」詩序云：「鹿鳴，燕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周王在京宴飲殷遺多亞耶，賞賜鹿皮海貝，亦安撫懷柔之一端。糸子耶叛變在國王錫飲之前抑或其後，無可考。但他被召公收平後，終於承認現實，相信天命在周不在殷了，於是臣服周室，作為周股肱之臣。周天子命糸伯

或時，勉勵他說：「繇，自乃祖又（有）勞于周邦，又（有）闢四方，惠弘天命（命），汝肇不墜。」糸或的祖父糸子勤勞周邦，作為周王的爪牙腹心，闢土四方。他鑽繼父祖之職，率領成周師氏征伐淮夷，其子伯或也因父親之蔭，而作周王的親信，以虎臣、有司和師氏追擊淮戎。這個殷遺世家代代擁有兵柄、土地、人民和職守，經歷大約百年，家聲猶能不墜。

### （三）𠩺及其他

微史和糸或兩個家族的歷史顯示周人統御殷遺民的主要政策是安撫懷柔，個別案例見於周代金文者猶比比可考。只是難得找到這麼長期綿延的家族而已，但並不意味個例不代表一個個連綿的家族。現在以𠩺為主，舉幾個事例以見其一斑，我們相信考古工作愈發達這類資料是會層出不窮的。

周初封建時，召公長子匱侯旨北征，建立燕國，舉用不少殷遺民。1973和1974兩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房山縣琉璃河鎮黃土坡村一帶發掘七座西周墓，六座有殺殉，少者一人，多者二人，五座有銅器殉葬品，銅器銘文多帶商器族徽。（兩座無，但皆有一人殺殉）從墓制、殺殉和殉葬品來看，墓主屬於中級貴族。（考古1974: 5, 頁309-321）其中墓52，主人曰復，出土的尊銘曰：「匱侯賞復冏（冏）衣、臣妾、貝。」鼎銘曰：「賞復貝三朋。」復鑄寶器以祀父乙。同墓還出土父乙爵、父乙觶，復父之祭名當為乙；另出父辛爵。大概是先代的遺物。復墓重槨，殺殉一人，隨葬品極富。他既領受匱侯的禪穀（細絹單衣）和臣妾，當是一位有采邑的領主；隨葬品多兵器、如勾戟、矛、劍、鏃和首飾，其官職顯然也是將帥之流。本墓所出陶簋、陶罐的形制與濶西第一期者一致，屬於成康時期，復活動的年代必在周初，也許可以早到殷末。復尊和復鼎銘末所鑄族徽即𠩺的簡字，據此可以推測復的出身。

傳世著錄之器甚夥，日人小川茂樹（即貝塚茂樹）整理得一百七十件（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𠩺に就て）考古新出亦所在多有，如山東長青（文物1964: 4, 頁42-47）甘肅靈臺白草坡（文物1972: 12, 頁8）安陽西北岡，（李濟，殷虛出土五十餘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圖版十七）上引陝西微史家族器與琉璃河黃土坡。和最近從廢銅中檢出的𠩺器十九件，器形包括鼎、簋、豆、爵、觚、觶、斚、角、尊、卣、壺、盃等（文

物1982: 9, 頁34-43) 此銘考釋, 異說紛紜<sup>15</sup>。宋人讀作「析子孫」(呂大臨, 考古圖) 近人不從, 五十年前丁山先生釋作「冀」, 今山西冀縣的古國; (說𣥂) 最近于省吾先生釋作「舉」, 舉子也。(釋𣥂) 鑄有此銘之器既然如此龐雜, 古之冀國文獻鮮稱, 恐怕不足以當之; 另一方面, 所謂有過如何舉子的故事, 後世子孫乃造此字以爲該民族標誌, 也純屬臆測。二者皆按圖象之形而勉強隸定成後世文字, 檢證缺乏說服力。著錄之器雖失載出土地點, 但根據出土報告, 東及山東, 北至河北, 西達甘肅都發現此銘作器。散佈如此之廣, 傳世又如此之多, 可能不是單個血緣家族或民族的作器。

𣥂, 多見於商器, 當是殷代的族徽無疑, 可惜商器銘文簡質, 很難提供此族進一步的資料。晚至殷周之際有一些銘文稍長, 才有點線索可尋, 最顯著的體例是「子賞小子某」的銘文每綴以此族族徽。番卣蓋銘云:「𣥂母辛。」器銘曰:

乙巳, 子令小子番先曰(以)人于

堇, 子光商(貺賞)番貝二朋。子曰:「貝,

唯蔑女(汝)曆」番用乍(作)母辛

彝, 才(在)十月二。隹(唯)子曰:「令(命)望人方𣥂。」(三代, 13. 42. 3)

15. 𣥂, 呂大臨釋作「析子孫」, 薛尚功從之, 云貽厥子孫。西清古鑑因襲未改。但自晚清以下, 新說羣生, 或按形隸定, 由字溯義; 或揣測義涵, 不強認識。吳榮光隸定作「鼎」, 丁山作「冀」, 郭沫若作「異」, 于省吾作「舉」, 加藤常賢作「非虞」(巫賢), 屬於前者; 後者則如徐柏同「取析薪負荷之義」, 劉心源訓作「析木」, 方濬益言「作器以分之子孫」, 孫詒讓曰「𣥂」之原始象形, 張鳳謂象古代殺人之祭, 衛聚賢云獻俘犧牲, 馬叙倫說造牀爲業者的小宗之氏, 王國維解作「象大人抱子置諸几間之形。」吳闡生慎言闕疑, 只肯定是上古民族用爲標識的符記。以上各家之說具見於周法高先生編著的全文詁林附錄及金文詁林補附錄。此銘大概是族徽之屬。古代氏族形成的過程頗爲複雜, 或以領地, 或以官守, 或以職事, 或以父祖的名或字, 最近林澐從這些方面來分析早期銅器銘文, 方法是對的, (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 但他相信族徽必可隸定成單「字」, 因而批判存疑的圖形文字說, 則不僅昧於文字演進的現象 (參見汪寧生, 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 對於族徽的真義也有些模糊了。族徽造形古拙, 即使單文也可能表示很豐富的意思, 如果是合文的族徽, 必是由各部分意義綴合成完整的概念。譬如𣥂, 象一人荷戈, 若隸定爲「何」而解釋古代有何族, 意義又安在呢? 人荷戈形固是某族的徽幟, 但取以爲該族標識的意義則斷非「何」字所能解答的。況且氏族尚古, 唯其作爲族徽, 雖文字已經相當進化, 但猶存古風, 即使新族造新徽, 也必以古式爲尚。這是晚到殷商西周, 中國文字已非常進步, 然而仍有這許多奇文古字的緣故; 如果肯定可以一一隸定出來, 族徽寫法與其他銘文那麼不同, 在文字演進上便很難解釋。所以關於𣥂的考釋, 目前仍然以族徽標幟較可靠, 闡述其義或坐實某字都是危險的。此銘分三個獨立部分, 據琉璃河黃土坡村的復尊和復卣, 上部的卣可簡化其半, 但絕不能全省, 金文有亞形中卣其, 卣可能表示官守或職事, 也是區別族類的一項標幟。薛尚功款識著錄一個族徽𣥂, (卷二, 頁三一) 上面部分顯然非誤摹, 當與卣不同。職是之故, 我們認爲若對𣥂之義有所闡述, 構成的三部分皆宜有所說明。

征伐人方，可能商未之器。小子𠄎受子之命，先率軍至堇，似乎是先鋒部隊，刺探軍情，故曰「望」。續殷文存著錄一殷蓋之銘，漫患難讀，大意是子賞小子某貝，命伐人方。末鑄𠄎（卷上頁四九）與𠄎𠄎類似。小子𠄎鼎曰：「子易（錫）小子𠄎，王商（賞）貝，才（在）𠄎。」（續殷上，25）駐軍之地曰𠄎。這三器的主人小子某都是帶兵的將領，而且歸子節制。因為小子是子的部屬，又稱子作「君」。小子省𠄎曰：子賞小子省貝，「省揚君商（賞）貝。」（三代，13.38.3）小子啟尊銘文較簡：「子光（貺）商小子啟貝」，據上文推斷，也不例外。

按銘文體例，小子𠄎等人的族徽是𠄎，但甘肅靈臺白草坡𠄎伯墓出土一件尊，銘曰：「子𠄎乍母辛尊𠄎」（文物，1972: 12, 頁8）則子某也有以此銘作族徽。因此上引「子錫小子」諸器，小子不僅是子的部屬，也可能是他的族屬。相對於小子者是大子，小臣𠄎鼎曰：「王易（錫）小臣𠄎馮賁五年，𠄎用乍享太子乙家祀尊。𠄎父乙」小臣𠄎受王賞，作器祭祀父乙，故曰「家祀」。他的父乙當即太子乙，族徽是𠄎。續殷文存著錄此銘之尊一件。祭祀太子丁。（卷上，頁五七）。

總之，不論大子、子、小子都和𠄎有很密切的關係，故此銘字形子从「子」。甲骨卜辭經見子某，董作賓先生推測是王子，（五等爵在殷商）可從。凡言「子」者可能是歷代殷王之子，而𠄎或即是殷商王子以及他們後裔的族徽。不過殷商王子及後裔固可有其族徽，同時也不是所有的王子或後裔都能採用此族徽。本銘除「子」之外還有兩個構成要素，在更多新資料出土之前，暫時闕疑。我們現在唯一敢說的是，署本銘之器者可能是殷王的後代<sup>16</sup>。前文討論微史家族，商尊、商𠄎銘末皆鑄𠄎，器祭文辟

16. 日人貝塚茂樹引董作賓王子之說，認為𠄎是王子及屬國貴族子弟組成的氏族青年團，（見前引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𠄎に就て。）白川靜云卜辭雖有「多方小子小臣」（粹1162），但具備此銘的小子小臣當是殷王室的貴游子弟，加上「多方」二字以區別一般的小子小臣。（小臣考）𠄎代表的族類非常複雜，我們只敢肯定它與殷王室有淵源，不敢說所有王子後裔必屬此族，也不敢說具此族徽必皆殷王子的後代。此其一。此族徽是否包括方國子弟，貝塚之說依然值得參考。程長新等人最近公佈在北京銅廠廢銅中挑選的一組二十八件商代銅器，大部分鑄有「𠄎𠄎」二字。（文物1982：頁9, 3-443）𠄎是殷代的方國，殷墟卜辭曰：「伐弗及𠄎方？伐及𠄎方哉？」（甲807）「貞伐𠄎。」（前5.37.5）𠄎亦作𠄎，卜辭曰：「伐及𠄎方，擊（唯）𠄎方乍伐。」（鄭3.43.4）可見𠄎並非皆殷王子之族。但著錄有一件𠄎壺，族徽是庚丙雙冊，（三代，12.9.3）則𠄎國統治階級也非純𠄎族。似乎以此銘作族徽者還包含方國子弟。此其二。然而若說

日丁，我們推測商是殷王文武丁之子。著錄的婦闔甗文姑日癸，亦具此銘。（三代，5. 8. 6）殷代先妣祀譜，文武丁的配偶是日癸，各家皆無異說，（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頁九四）婦闔可能和商婦庚姬一樣，皆文武丁的媳婦，王子之族，故可以本銘作為族徽。如果我們的論證可以成立，殷墟西北岡墓 1601出土的拔戠，有鬯的族徽，（李濟，前引文）也應是殷王子之族的遺物。白川靜先生考論殷代雄族，甗與鄭、雀、暹、畫、𠂤並稱最強的六族，（殷代雄族考 其六甗）卜辭顯示他們與王室的關係極其親近，鄭、暹、畫皆稱「子」，雀祀辛父、父乙、兄丁、母庚，當是武丁之弟，但甗的身分不明。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卷中著錄的甗卣，有鬯的族徽，卜辭金文可以互證甗是王子之族，鬯族出身於殷王室應該不須疑惑了。

西周初期有一位員，員卣說他從史旃伐郕，率先入邑，俘金。（三代，13. 37. 1）作戰相當英勇。員鼎記載某年正月周王狩于昏，「員執犬休善。」（三代，4. 5. 4）服侍周王很周到。鼎祭父甲，末有族徽鬯。同時有一位將領叫作旃，旃鼎云：「公錫旃僕，」亦屬於鬯族，祭祀文父日乙。（三代，4. 3）旃有軍隊，有部屬，故師旃鼎曰：「師旃眾僕不從王征于方。」（三代，4. 31. 2）金文除稱「師旃」外，又稱作「伯旃」。（三代，2. 49. 3）這兩位殷遺即使在殷商王朝剛剛衰替之後，和微史烈祖或彘子耶一樣，並未喪失他們的權勢和地位。

傳世著錄的周初殷遺，事蹟比較詳細可考者是安州六器的卣，（大系，頁六一八）宋徽宗重和元年（西元1118年）安州孝感縣出土。（趙明誠金石錄卷十三）卣齋二曰：

隹（唯）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卣先省南或（國）彘行。  
（不分行款）

（接上頁）

是青年團則有可商。商周貴族亦皆武士或將領，不論小臣也罷，小子也罷，作冊也罷，史也罷，無不參加軍隊，其他貴族更不在話下。如果貴族年青子弟組織特別的軍團而成為特殊的族，於理難通。此銘从卣，或釋作牀，字形雖近，但失其義。禮記曲禮下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古代疾病、死亡才用牀，恐難作為族徽，至於馬叙倫釋為造牀為業之族，更不值得深辯。我們認為卣當從王國維說，釋作俎，和祭祀有關。使用此銘者可能職司宗廟祭祀，所以本文說不是任何單純的血緣團體。至於王國維說「大人抱子置几間」，也保留。禮記曾子問：「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曲禮上：「坐如尸。」大人抱子為尸亦當坐而非立，與圖象不符。



𠩺𠩺亦記述巡省南國之事，銘文詭變殘闕，不能通讀。大意說𠩺的軍隊戍守漢隄州<sup>17</sup>，周王命他「事小大邦，」大概監視漢水諸異族。周王曾經賞𠩺馬：（𠩺𠩺）更重要的是「令（命）大史兄（貺）襄土，」作為他的采邑。（𠩺𠩺）𠩺、𠩺皆祭父乙。另外續殷文存著錄的𠩺父乙爵，（下. 23）可能同屬一人的作器，而𠩺饒（三代，18. 5. 2）和父辛𠩺爵（續殷文存，下. 30）則為同族之祭器。侯家莊墓1022出土的爵亦鑄「𠩺」字。「李濟，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圖版叁伍）1969-1977 年發掘殷墟西區墓葬，第六區墓1080年代屬於殷墟第四期，劫後殘餘的銅觚、銅爵皆有「𠩺」，墓主應是𠩺族之人。第三區墓 699，亦屬於第四期，為所有九百多座發掘墓中五座甲字形大墓（帶墓道）之一，墓道殉二人，二層臺殉三人，足徵墓主的地位必不低。本墓遭盜掘，殘留的三件銅饒亦皆鑄「𠩺」銘。（考古學報 1979：1）卜辭云：「犬𠩺告麋，王其射；」（粹，935）又云「小臣𠩺」（前4. 27. 6）；祖甲之世𠩺族族長還擔任過王室的貞人，（張秉權，觚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可見𠩺族與殷王的關係非比尋常。周金文存著錄一件尊，可以尋繹這族的出身。銘曰：

𠩺𠩺𠩺彝。（5. 10）

著有𠩺的族徽，再參證以上的論述，𠩺很可能也是殷商的王子之族。那麼，西周初期隨同南宮南征的𠩺當是殷遺民了。這家族至遲從祖甲以下已顯赫，入周後依然保持優越的政治社會地位，歷久不衰。上引師旂鼎說，師旂眾僕不從王征于方，請伯懋父裁斷，白懋父申誠師旂御下無方，眾僕違上無長，該當刑罰，但暫不罰鍰，不流放，責令他們戴罪立功。（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頁 183）這篇誠辭由𠩺書記，交給師旂鑄銘。直到西周中葉以後，今陝西扶風齊家村還有一支𠩺族，族長曰友，作寶器傳之後世。（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羣圖十——十五）

1971年洛陽舊城東北的北瑤村南瀧河西岸清理一座西周前期墓葬，（考古，1972：2，頁 35-36）有棺、槨（已朽）和腰坑（坑內一狗）。隨葬的青銅禮器種類繁多，計有鼎、簋、卣、尊、罍、觚、爵、解，其中卣尊罍觚爵五件器物質地類似，銘文相

17. 隄是族名，舊錄的鼎與簋分別見於三代，3. 31. 7, 7. 1. 6；陝西寶雞代家灣出土晚商之器，解銘有隄，見王桂枝、高次若，「寶雞地區發現幾批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1 年 1 期。州，井侯簋曰：「錫臣三品：州人，倕人，庸人。」（三代，6. 54. 2）州臨近漢水，可能屬於隄族。



同，皆作「豳作尊。」墓主是豳，但豳和卓一樣，族名而非私名。豳見於卜辭，云：「庚寅卜，爭貞：令豳眾彝百衛（衛），虫（有）卑（禽）？」（甲1167）豳是武丁時期的將領。金文著錄有豳鼎，族徽是豳；（三代，2.13.3）也有豳孟媿殷，（貞松，5.27.1）說明豳族嘗與媿姓通婚。本墓發掘者認為墓葬保留若干殷俗，銅器形制與花紋也是殷周之際習見的。結合考古資料與新舊銘文來看，墓主也是殷遺民；葬於洛陽，很可能是被周公遷來成周的殷頑第一代或第二代。據墓葬遺物，主人生前具有相當的政治社會地位，是一位謙遜臣服的殷遺民。

當時成周殷頑如豳之「多遜」者必不乏人，土上盂（舊題臣辰盂）曰：「王命土上眾（及）史寅（殷）于成周，禮百生（姓）豚。」殷是天子會見諸侯百官，佈達政令的大典，有百姓參與。卜辭曰：「重（唯）多生（姓）饗，重（唯）多子〔饗〕。」（甲380）多子是殷王諸子，多姓即百姓，是殷代的族長。（張政烺，古代中國十進制氏族組織）周王在成周舉行大典，賞賜殷商族長豬肉，族長必包括被遷來的殷遺民。

周原是偏處西陲的小邦，自太王以下不斷擴張，也不斷吸收新的成員，太雅縣篇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這些疏附、先後、奔奏、禦侮都是來歸之臣。前引土上盂，以𠂔為族徽，據傳1929年與土上盂同在洛陽出土的𠂔族器大約五十件。（陳夢家，斷代（二））此族是殷商時代的世家，卜辭作𠂔，釋作「先」，曰「先侯」（前2.28.2），也是貞人之一。（饒宗頤，貞卜人物通考，頁647-649）西周初年，此族的土上「殷于成周」，他們何時歸附周人則不可考。武王時代的小臣單觶，曰：「王後反，克商，才（在）成自。周公易（錫）小臣單貝十朋」云云。（三代，14.55.5）小臣係殷代的職官，白川靜先生認為職司此官者多與殷王室有親密的關連。（小臣考）這位小臣單可能也是殷遺，後世的單伯昇生鐘可以作證。鐘銘曰：

（上缺）單白（伯）昇生曰：「不（丕）顯皇祖刺（烈）考逯（來）匹之（先）王，摯（勳）堇（勤）大（天）命，余小子肇帥并（型）朕皇且（祖）考鄺德，口保奠（下缺）（窠2.13，不分行款）

「來匹先王」，語句與墻盤的「唯乙祖來匹厥辟」一模一樣，單伯昇生的皇祖烈考既

然也來歸順佐助周王，有可能即是周初的小臣單，依銘文體例，小臣其官，單可能是族名，子孫可以「單伯」作為爵名。此外1963年寶雞賈家出土的𠄎尊，（文物 1976: 1, 頁62）𠄎也不是周人。尊銘云，周王初遷於成周，祭祀武王，

王𠄎（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才（在）𠄎，𠄎公氏克逯（來）玟（文）王。肆玟（文）王受茲〔天命〕。隹（唯）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𠄎（乂）民。』烏虘！𠄎，有唯小子亡（無）𠄎（識），𠄎（視）于公氏，有昏（勳）𠄎（于）天𠄎（徹）令（命），苟（敬）享（享）𠄎（哉）！」𠄎（唯）王𠄎（恭）德谷（裕）天，順（訓）我不敏。王咸𠄎（誥），𠄎易（錫）貝卅朋。（不分行款）

「在𠄎」之𠄎和「𠄎公氏」之𠄎，唐蘭、馬承源皆釋作「爾考」連續，形音都沒有根據，不可從。𠄎，白川靜先生解作地名是對的。（金文通釋補篇）卜辭有「才（在）𠄎」，（後，下 12. 12）是地名無疑，也作人（或族）名，曰「貞𠄎（得）。」（鄴，3. 38. 5）又曰：「𠄎允得。」（前，7. 42. 2）我們懷疑𠄎原出𠄎，而為別支分族，𠄎是分族族名，故稱𠄎父曰𠄎公氏。𠄎氏既出於𠄎，周王亦可以𠄎呼之。「小子」上文已有所論述，可能是殷王子的子弟或後裔。所以𠄎的出身應該很清楚，他們也是歸順周人的殷遺民，周王一再以天命來告誡。亦尙書多士、多方之餘意也。這支殷人早在文王時代已來歸附。考釋者根據「宗小子」之「宗」推斷𠄎與周王同宗，（陳昌遠，有關何尊的幾個問題）證據非常薄弱<sup>18</sup>。

傳世著錄和考古新出的銘文在在證明周人不吝吸收殷人成為統治階級，而殷人也樂於和周人合作，孔子說：「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論語堯曰）正是這段歷史的寫照。周之安撫懷柔和殷之缺乏「民族意識」，應還有更深的意義，只有從殷代的政治社會結構考慮才好理解。

#### 四

周人在殖民封建過程中採取懷柔安撫政策，我以前提出兩點因素，一是到殷周之

18. 殷周貴族皆有宗，不限於王而已，銘文常見「用享于宗」，「用享于宗室」，「作厥宗寶尊彝」，例子不勝枚舉，參見周法高金文詁林卷七「宗」字條。

際，政治社會結構依舊以傳統的氏族為基礎，二是周族的人口結構失之脆弱，（周代封建的建立）這意見現在仍然不變。上節說到周征服者不斷吸收新成員成為統治階級，主要是第二因素造成的；至於政治社會結構，複雜萬端，非現階段的資料所能解決，本文只想就族羣結構提出一些推測，以便說明文獻和銘文對殷遺民的描述。

讀史的人大抵多承認三代社會的基本結構在於氏族，但「氏族」的概念向來弄不清楚，不少人還將與原始社會的氏族混而為一，引起很多不必要的糾葛。三代的氏族其實是一個政治社會單位，各地統治階級固有血緣連繫，基層的被統治者可能也以自然的血緣作為結合的主要手段。然而每個政治社會單位卻包含不同的血緣羣，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不同，被統治者之間也互不相同。先秦文獻中通常認為毫無疑義的血緣羣字彙，如姓、氏、族等，其義涵與其說是血緣性，毋寧是政治性的。魯國眾仲說，姓是賜的；（左隱八）周王子晉曰：「唯有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國語周語下）楚觀射父亦曰：「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國語楚語下）氏，有土地、有人民才可以有氏，眾仲故曰：「胙之土而命之氏。」（左隱八）至於族，造字从旂从矢，表示一羣人共同打獵，收穫分享，共同作戰，死生與之，也絲毫看不出血緣的痕迹，雖然族羣可能也多因血緣而集聚。這些意見我在別文已經討論，此處從略<sup>19</sup>。殷代的民族亦當如是觀。衛史祝佗說，周公分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給魯，使氏族長

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左定四）

這六族殷遺民都包括宗氏，分族和類醜三種成分，宗氏是族長的嫡系親屬，分族是族

19. 關於姓氏與族羣，我最近寫的兩篇文章曾有所討論，一是「傳統家族試論」，載於大陸雜誌；一是「古代基層社會的變遷」，民國七十一年八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經濟學研究所合辦的中國社會經濟史暑期研討會宣讀。管東貴先生審查意見說：按，從社會發展史的觀點看，血緣團體必有以為代表的符號：無文字時代有圖騰；進入文字時代後，乃以文字取代圖騰，成為血緣團體的符號，是為姓。古姓多從女，如姬、姜、姚、嬀、妣、妣、妣等，即反映了姓的血緣關係。後起的「姓」字，從女、生，生亦聲，也是寓意於此。「同姓不婚」之俗甚古，此處所謂之姓，即指血緣關係而言。故愈古，姓愈具有血緣關係。至後代，血緣的親密性（包括權利與義務）被濫用，乃有政治性的賜姓事件，浸假而成為一種制度，遂破壞了姓的血緣特性。然萬變不離其宗，故不宜以晚生之變例否認其根本。管先生審查意見又說：氏乃同姓血緣團體再分化的標誌。故同姓不一定同氏，同氏必同姓。故氏的血緣關係較姓尤近。血緣的地緣化可能是氏的最早成因，即所謂「胙之土而命之氏」。往後乃有以職為氏，以官為氏，以王父字為氏等特例。

長的旁支親屬，類醜則是替氏族長從事生產勞動的被統治者。分給衛侯的七族殷民，（陶氏、施氏、繁氏、鑄氏、樊氏、饑氏、終葵氏），祝佗雖然不曾明言他們的族羣成分，想亦涵蓋這三類。類醜和宗氏當無血緣連繫，但他們卻同屬一族；相反的，即使原有血緣關係，一旦分別擁有土地、人民或職官，就成為不同的氏族了，於是具備不同的族徽。異地則異氏，即是眾仲所謂「昨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解釋周大夫劉夏曰：

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襄十五）

至於職官，眾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左隱八）這是以官為氏。原本同血緣，由於采邑或職官不同，也就成為異族了。此之謂「分族」。

殷之氏族繁夥，史記殷本紀云，契之後分封者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不過舉其彰明較著而已。上引左傳魯之六族與衛之七族都不在這七支氏族之內，金文、卜辭出現的氏族更加不可勝數，足見殷代盛行分族。卜辭的人名往往延續數期之久，而且也當作地名使用，其實即是氏族或邦國，（張政烺，前引文；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其中固不乏東土舊族，但也有不少是殷王的後代，可惜今日難考了。其所以難考是有緣故的。殷王室不斷擴張，氏族不斷分衍，在不同地區建立不同的邦國，由於殷人不重視同姓的連繫，數代之後，即使同出於一脈亦往往變成路人。甲骨文的「子某」大抵是殷的王子，他們立邑建國，年久月深，難免與王朝發生爭端，甚至兵戎相見，這在當時幾乎是以不同國家看待的。茲舉三例說明之<sup>20</sup>。一是衡。

壬口〔卜〕，內貞，衡其來正我于宋？（佚 148）

辛丑〔卜〕，內貞，我伐衡于蠶？（前 6.22·8）

癸丑卜，殷貞，自往衡，亡咎？（前 4.31.5）

庚子卜，殷貞，我勿垂衡？十一月。（拾遺 9.12）

20. 以下三例所舉甲骨文材料大部分引自張秉權先生的「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管東貴先生審查意見說：「這類事所反映的乃是制度有所缺失時，血緣關係已不足以約束政治利害衝突的緣故，非因姓、氏無血緣關係故。猶如周朝到春秋戰國時代周王與姬姓封國間發生的戰爭事件一樣。」

伐讀作戔，傷也，敗也；𠄎（正）重皆征伐之義；我是貞人自稱，代表殷王朝，這四條卜辭涉及殷王與銍國的戰爭。然而銍國原是殷王子的封國，卜辭稱作「子銍」。（丙 160）第二例是不。

庚申卜，王貞，余伐不？三月。

庚申卜，王貞，余勿彡不？

丙寅卜，爭，乎龍、光、侯彡彡？（丙 1）

貞，勿乎从彡子不？（乙 5803）

弗其伐不？（撫佚 90）

王其乎眾蚩戍受人，車置土人眾収人又伐？（鄴三下43.6+43.7）

余是商王自稱，戍字不識，義可能近於征伐，彡有荼毒的意思，収同不。（張秉權丙編考釋）據上引六條卜辭，殷王卜問親自出兵或徵召諸侯軍隊討伐不國。但是不也是殷王子所建的國家，卜辭又稱，子不，曰：「貞，子不其蚩（有）疾？」（前4.32.2）和貞卜殷王諸子諸婦有疾同例。第三、子且，可能是武丁諸子之一，卜辭云：「宀貞，子且婉妤？」（乙 3069）又「貞，且其彡疾？」（丙 142）唯卜辭亦

貞，乎雀征且？（丙 261）

大概且國不受命，故卜問召雀征伐之。

殷商王子及其後裔和商王室的關係尚且如此不穩定，那些與殷王親屬關係疏遠的邦國若叛服無常，也不值驚異。譬如亘，族長嘗任王室貞人，（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卜辭有云：

癸卯卜，般貞，乎雀，銍伐亘哉？十二月。（丙 249）

癸亥卜，亘弗月雀？

丁卯卜，雀隻（獲）亘。（粹 1553）

郭沫若考釋，月假爲扌，說文：「扌，折也。」雀亘兩國之爭，殷王廻護雀，至如姬姓的召方曾任殷王西史，（乙 4536）殷王亦「貞召古王事。」（續 3.27.1）然而殷王常卜問征伐召方事宜。（白川靜，召方考）亘、召雖出入王廷，卻和殷王和戰無常，當然那可能是異代才發生的。

殷代氏族皆是政治社會體，有土地，有人民，相當獨立自主，他們和殷王室不一定共具高度的認同意識。即使是殷王後裔之族，武王革命對某些人來說，不過換了一位共主，無所謂亡國之痛。他們願意歸順周人，小邦周也樂於接納。然而由於殷代氏族的獨立性，使得周人殺了「一夫紂」，殺不盡數百年來盤根錯節在各地的殷族邦國，正應了俗話說的「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周王對付殷遺民乃極盡懷柔安撫之能事。我們從文獻和銘文發現殷遺地位未曾低落，遭遇無所謂悲慘，根本原因當從殷代氏族的政治社會結構去探索。周人克殷以後，特別強調親親，可能是懲前毖後，「殷鑑不遠」的結果。此中或許可能透露一點殷周制度異同的契機，茲事體大，不是這篇文章能夠解決的。

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初稿，同年十一月修訂。

## 引用書目

- |     |   |    |                    |
|-----|---|----|--------------------|
| 前   | 羅振玉， <u>殷虛書契前編</u>                      | 佚  | 商承祚， <u>殷契佚存</u>   |
| 續   | 羅振玉， <u>殷虛書契續編</u>                      | 撫佚 | 樂旦丘， <u>殷契撫佚</u>   |
| 後   | 羅振玉， <u>殷虛書契後編</u>                      |    |                    |
| 甲   | 董作賓， <u>殷虛文字甲編</u>                      | 拾遺 | 葉玉森， <u>鐵雲藏龜拾遺</u> |
| 丙   | 張秉權， <u>殷虛文字丙編</u>                      |    |                    |
| 鄴   | 黃濬， <u>鄴中片羽</u>                         |    |                    |
| 粹   | 郭沫若， <u>殷契粹編</u>                        |    |                    |
| 京都  | 貝塚茂樹， <u>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u>           |    |                    |
| 三代  | 羅振玉， <u>三代吉金文存</u> （本文所引金文以此書為主，他見者不重錄） |    |                    |
| 窰   | 吳大澂， <u>窰齋集古錄</u>                       |    |                    |
| 大系  | 郭沫若， <u>兩周金文辭大系</u>                     |    |                    |
| 錄遺  | 于省吾， <u>商周金文錄遺</u>                      |    |                    |
| 貞松  | 羅振玉， <u>貞松堂集古遺文</u>                     |    |                    |
| 貞松補 | 羅振玉， <u>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u>                   |    |                    |

王 辰，續殷文存

鄒 安，周金文存

吳大澂，恆軒所見所藏吉金錄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

容 庚，金文編

文物1964(4)，山東省博物館（唐士和），「山東長清出土的青銅器」

文物1972(12)，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組（魏懷珩、伍德熙），「靈台白草坡西周墓」

文物1976(6)，羅西章、吳鎮烽、雒忠如，「陝西扶風出土西周伯冢諸器」

文物1978(3)，陝西周原考古隊，「陝西扶風庄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

文物1982(9)，程長新等，「北京揀選一組二十八件商代帶銘銅器」

考古1972(2)，洛陽博物館，「洛陽北瑤西周墓清理記」

考古1974(5)，琉璃河考古工作隊，「北京附近發現的西周奴隸殉葬墓」

考古學報1979(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楊寶成、楊錫璋），「1969-1977 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

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羣，文物出版社（1963）

丁 山，殷商氏族方國志（大通書局影印）

丁 山，「說壘」，史語所集刊一本二分（1930）

于省吾，「釋龔」，考古1979(4)

于省吾，「牆盤銘文十二解」，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中華書局，1981.1）

王 辰，續殷文存「自序」

白川靜，「殷代雄族考 其六」，甲骨金文學論叢八集（1958，油印本）

白川靜，金文通釋，及補篇，白鶴美術館誌，1962—1982

白川靜，「再論蔑曆」，史語所集刊五十一本二分（1980）



- 白川靜，「召方考」，甲骨金文學論叢二集（1955）
- 白川靜，「小臣考」，立命館文學 116, 117 （1955）
- 白川靜，「淮戎與或氏諸器」，三田村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立命館大學文學會（1980）
- 汪寧生，「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考古學報 1981(1)
- 李亞農，「中國的奴隸制與封建制」，收入李亞農史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 李仲操，「史牆盤銘文試釋」，文物 1978(3)
- 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 1978(2)
- 李學勤，「西周中期青銅器的重要標尺」，中國歷史博特館館刊 1979(1)
- 李學勤，「從新出青銅器看長江下游文化的發展」，文物 1980(8)
-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史語所，1966）
- 李濟、萬家保，殷虛出土伍拾叁件青銅容器之研究（史語所，1972）
- 杜正勝，「周代封建的建立」，史語所集刊五十本三分（1979）
- 杜正勝，「周代封建制度的社會結構」，史語所集刊五十本三分（1979）
-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大陸雜誌 六十五卷第二、三期（1982）
- 岑仲勉，西周社會制度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吳大澂，齋集古錄釋文賸稿（商務印書館）
- 吳大澂，字說（藝文印書館）
- 林 澧，「對早期銅器銘文的幾點看法」，古文字研究第五輯（1981.1）
- 貝塚茂樹，「殷代金文に見えた圖象文字學に就いて」，東方學報（京都）九冊（1938）
- 夏含夷 Edward L. SHAUGHNESSY, "New" Evidence on the ZHOU CONQUEST, *Early China*, 6, (1980-81)
- 周法高等，金文詁林（臺北中文出版社影印）
- 周法高，金文詁林補（史語所專刊 77, 1982）
- 周法高，「西周金文斷代的一些問題」，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會議論文集，歷

史考古組 (1981)

- 胡厚宣，重論「余一人」，古文字研究第六輯，中華書局 (1981. 11)
- 胡 適，「說儒」，史語所集刊四本三分 (1934)
- 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 (人民出版社，1949, 1965)
- 唐 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 1962(1)
- 唐 蘭，「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羣的重要意義——陝西扶風所出牆盤銘文解釋」，文物 1978(3)
- 唐 蘭，「何尊銘文解釋」，文物 1976(1)
- 唐 蘭，「伯冢三器銘文的譯文和考釋」，文物 1976(6)
- 唐 蘭，「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中華書局 (1981. 1)
- 容 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 (1941, 3)
- 徐中舒，「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考古學報 1959(3)
- 徐中舒，「西周牆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 1978(2)
-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1982, 5)
- 馬承源，「何尊銘文初釋」，文物 1976(1)
-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人民出版社 (1954.)
- 陳全方，「陝西岐山鳳雛村西周甲骨文概論」，四川大學學報叢刊第十輯古文字研究論文集 (1982, 5)
- 陳厚耀，春秋世族譜 (四庫珍本四集)
- 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一)、(二)、(五)」，考古學報 1955(9)(10). 1956(3)
- 陳夢家，美帝國主義劫掠的我國殷周銅器集錄，科學出版社，1962 (按作者原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實出陳夢家之手筆)
- 陳昌遠，「有關何尊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 1982(2)
- 張秉權，「甲骨文中所見人地同名考」，慶祝李濟先生七十歲論文集 (1967)
- 張秉權，「觚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附錄」

張政娘，「古代中國的十進制氏族組織」，歷史教學第三卷三、四、六期（1951）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溫天河等譯，鼎文書局）

黃以周，禮書通故（華世出版社影印）

黃盛璋，「班簋的年代、地理與歷史」，考古與文物 1981(1)

勞榦，「周初年代問題與月相問題的新看法」，勞榦學術論文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馮友蘭，「原儒墨」，清華學報十卷二期（1935）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史語所集刊四本三分（1934）

葉玉森，殷虛書契前編集釋（藝文印書館）

裘錫圭，「史牆盤銘解釋」，文物 1978(3)

董作賓，「四分一月說辨正」，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董作賓，「周金文中生霸死霸考」，董作賓先生全集甲編（藝文印書館）

董作賓，「五等爵在殷商」，史語所集刊六本三分（1936）

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史語所專刊之五十附冊，1965）

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臺灣大通書局影印）

劉啟益，「微氏家族銅器與西周銅器斷代」，考古 1978(5)

錢穆，「駁胡適之說儒」，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東大圖書公司，1979）

羅振玉，殷文存「序」

龐懷清，「西周月相解釋『定點說』芻議」，文物 1981(12)

饒宗頤，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香港大學出版社，1959）

顧頡剛，「逸周書世俘篇校注寫定與評論」，文史第二輯（1963）

# The Status of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after the Chou Conquest

(English Abstract)

Tu Cheng-sheng

## I

The idea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殷 dynasty were oppressed by the Chou conquerors has been popularly accepted by historians for the last half-century. The most important articulation of this theory was published by Dr. Hu Shih 胡適 in his 1934 article *Shuo-ju* 說儒 (On the Origins of *Ju*), in which he proposed tha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term *ju* is "coward." According to Dr. Hu, this term was applied to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who were so subjugated by the Chou people after their conquest that a prophetic myth spread among them to the effect that they would be emancipated after five hundred years by a Sage, a kind of Chinese Messiah.

Dr. Hu's theory was severely criticised by Feng Yu-lan 馮友蘭, Kuo Mo-jo 郭沫若, Ch'ien Mu 錢穆, and others, but with the exception of Feng, most of this criticism was focus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Ju* or Confucians as a group, while little was said about the main point of Dr. Hu's article, i.e.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the *Ju* and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meanwhile, Dr. Hu's basic hypothesis was generally accepted as historical truth. Although Fu Ssu-nien 傅斯年, for example, found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were treated conciliatorily, he nevertheless believed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completely stripped them of political power. Subsequent historians have believed that all the Yin commoners were dispersed as slaves, or that the Yin nobles became captives. Such approaches clearly follow Dr. Hu's early theory.

However, Dr. Hu's hypothesis about the Yin survivors is not supported by classical documents or by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of the period;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se sources leads us to an entirely different conclusion. For this reason, I would like to review this historical problem in this article.

## II

Pre-Ch'in historical data contain no hint at all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were oppressed by the Chou conquerors and endured a "sorrowful condition." On the contrary, such sources as the *Shang-shu* 尚書, *Tso-chuan* 左傳, *Yi Chou-shu* 逸周書, and *Lü-shih ch'un-ch'iu* 呂氏春秋,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surviving Yin aristocracy largely retained their social status, political power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also their control over the peasants who farmed their lands. Even though the last Yin dynastic ruler, King Ch'ou 紂, was beheaded by King Wu 武 of Chou, Ch'ou's son Wu-keng 武庚 was permitted to continue to administer the capital city of Yin as the *de facto* ruler of the Yin people. The *Tso-chuan* (Ting 4) contains the lat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court recorder Chu T'o 祝佗 of Wei 衛's description of the early Chou "*feng-chien* 封建" socio-political system; in it, Chu T'o recounts how large numbers of Yin survivors ended up in the states of Lu 魯 and Wei,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those states were modelled on that of the Shang 商. Chu T'o uses the phrase "*ch'i yi Shang-cheng* 啟以商政" (of governing according to the institutions of Shang).

The general meaning of this term "Shang-cheng" can be found in the "K'ang-kao 康誥" and "Chiu-kao 酒誥" Chapters of the *Shang-shu*. These two texts contain the Duke of Chou (Chou-kung 周公)'s admonition to Uncle K'ang 康叔 to carefully administer the Yin people, and were giv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Duke's enfeoffment of Uncle K'ang in Wei after the Duke of Chou had successfully put down the rebellion of Uncle Kuan 管叔, Uncle Ts'ai 蔡叔 and Wu-Keng. The Duke's admonitions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basic

outline of political principles on which the state of Wei was founded, and contain the following three major points: First, the Duke of Chou ordered Uncle K'ang to work hard to emulate the excellent words and actions of the sage rulers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and to find ways to apply these words and actions to protecting and fostering the people. These sage rulers of the Yin-Shang period were most likely Ch'eng-t'ang 成湯, Tsu-yi 祖乙, Wu-ting 武丁 and Tsu-chia 祖甲, whose deeds are recorded in the "Wu-yi 無逸"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they are also described in the "Shang-she 商誓" Chapter of the *Yi Chou-shu*, while poems praising them make up the "Shang-sung 商頌" section of the *Shih-ching* 詩經. The principles of rulership embodied by the sage rulers in these texts are none other than respecting and fearing The Heaven God, self-control, not daring to indulge in dissipation, awareness of the people's suffering, and being able to love and protect the people. The second major point is that the laws having the closest direct effect on the common people, i. e. the system of penalties and punishments, should be modelled on those of the Yin-Shang period. The Duke of Chou ordered the Yin punishments to be set up as the new law of the Wei state so that by using these Yin punishments to punish criminals among the people, the Yin people would not feel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using harsh methods to oppress them. The punishments emphasized by the Duke of Chou at that time were those for murder and theft, which directly reflected the social conditions obtaining at the end of the Yin dynasty. The "Wei-tzu 微子"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records that during the time of King Chòu, T'ai Shih 太師, the military leader, lamented the prevailing social disorder, in which the people dared even to steal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to the spirits and eat them themselves; in addition to such sacrilege, every other crime imaginable was committed. That the Chou conquerors strictly enforced the laws against murder and theft should thus have been welcomed by the Yin survivors. The third major point is that the Duke of Chou advised Uncle K'ang to respectfully approach the surviving elders of Yin-Shang and request their guidance in formulating his ruling policies, and also to obtain the assistance of the ancient clans of Yin-

Shang in ruling the state. These people were called the "*Yin hsien-ch'en* 殷獻臣" in the "Chiu-kao" Chapter of the *Shang-shu*, while the "Tzu-ts'ai 梓材" Chapter calls them the "*Ta-chia* 大家," and the "Huang-men 皇民" Chapter of the *Yi-Chou-shu* calls them the "*Ta-men* 大門," "*Tsung-tzu* 宗子," or "*Shih-ch'en* 勢臣"; in any case, they were to be used as Uncle K'ang's "legs and arms" in assisting him to rule the state of Wei. One of the goals of this policy was to gain the support of the surviving Yin nobles, for we know that the Yin nobles were strongly dissatisfied by their King Ch'ou's defiance of the elders and ancient clans, his abandonment of his brothers, and the way he would listen instead to the advice of his favorite women and of fugitives from other states. After the Chou conquest, the ancient clans and great families were respected and restored to positions of influence; those outside the capital were given lands and titles such as *hou* 侯, *t'ien* 甸, *wei* 衛, and *pang-po* 邦伯, while those within the capital were given the titles of *pai-kuan* 百官, *tsung-yin* 眾尹, *pai-hsing* 百姓, *li-chün* 里君 and so on. All of this conclusively recorded in the *Shang-shu* "Chiu-kao" and *Yi-Chou-shu* "Shang-che" chapters.

Although the *Shang-shu* has no "admonition of Lu," Chu T'o's account quoted above indicates that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could be applied to the state of Lu as well. Chu T'o, in his speech at *Tso-chuan* mentions that six of the surviving Yin clans in Lu followed the orders of the Duke of Chou and were given offices by the Duke of Lu, so their situation was similar to that of the "*Yin hsien-ch'en*" in Wei. The Yin survivors moved to Ch'eng-chou 成周 (the Chou eastern capital) by the Duke of Chou apparently put up the most stubborn resistance, but the "To-shih 多士" and "To-fang 多方" Chapters of the *Shang-shu* record that the Duke of Chou told these people that if they only faithfully served Chou kings, they could still have lands and rank, and would even be given rich rewards.

From these documentary sources it is difficult to support the idea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endured the painful tragedy of a vanquished kingdom. Of course, their merciful treatment by the Chou was contingent on their



faithfully serving their conquerors; otherwise, just as the "To-shih" and "Tofang" Chapters recount, the Duke of Chou told them that not only their lands would be confiscated, but their lives would also be in danger. Since even the Duke's brothers of Kuan and Ts'ai had been put to death and exile respectively without mercy when they rebelled, what better fate could these survivors of a conquered kingdom expect? Thus we cannot view the harsh warnings in the "To-shih" and "Tofang" Chapters as proving that the Yin survivors indeed met with a "tragic fate."

The *Tso-chuan* account at Hsi 24 contains a conversation between Huang Wu-tzu 皇武子 and the Duke of Chèng 鄭, in which the Chou Emperor is described as treating the ruler of the state of Sung 宋 as an honoured guest and not as a vassal; he offered sacrifices of meat to the Sung ruler, and when there was a funeral in the Chou royal house, the Sung ruler attended as a mourner, for which the Chou Emperor especially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From this it is clear that the state of Sung, founded as it was by Yin survivors, nevertheless enjoyed a higher status than other lords in the *feng-chien* system. The "Honoured Guests" (*k'o* 客) mentioned in the "Yu-k'o 有客" and "Chen-lu 振鷺" Odes of the "Chou-sung 周頌" section of the *Shih-ching* are interpreted by the Han Scholiasts as references to the rulers of the states of Ch'i 杞 and Sung (descendants of the Hsia 夏 and Shang dynasties respectively); this interpretation seems indeed to be based on fact.

With King Wu of Chou's victory over the Yin, the Chou became the masters of China, but they did not make this struggle into an all-out popular war; on the contrary, they used the Yin King Chòu's corruption and despotism as an excuse for starting the struggle. The *Yi Chou-shu* "Shang-che" Chapter describes King Wu's announcement of the Shang people's innocence; only King Chòu himself was guilty of any crime, and this account i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Mu-shih 牧誓" Chapter of the *Shāng-shu*. Mencius's "*Wen chu yi-fu Chòu* 聞誅一夫紂 (I have heard of the putting to death of that fellow Chou)" (*Mencius* I-B/8) and T'ai-tzu Chin 太子晉's statement that King Wu "*yi-sha yi-jen* 義殺一人 (dutifully slew the king)" (*Yi Chou-shu* Chapter 64) were probably

the battle cries of the Chou in their attack on the Yin. In this way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able to enlist the support of the Yin people and sow rebellion among King Chòu's armies, thus creating the precedent for their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after the victory. For this reason the accounts of King Wu's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after his victory over King Chòu in the "Shen ta-lan 慎大覽" and "Chien-hsuan 簡選" Chapters of the *Lü-shih Ch'un-ch'iu*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other pre-Ch'in works, and hardly qualify as excessive praise of King Wu's actions.

### III

Besides documentary sources, I would like to use the inscriptions on bronze vessels to pursue my hypothesis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Yin survivors under Chou rule. These material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those vessels which have been known for some time but which were not scientifically excavated, and those which have been more recently excavated under scientifically-controlled conditions. Among the most extensiv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have been those carried out in 1976 at Chuang-po 庄白 in Fu-feng 扶風 county of Shensi province, which uncovered the vault of the Wei-shih 微史 Clan; in 1975 the same village yielded the Po-tung 伯彥 bronze vessels, which in combination with some earlier known bronze inscriptions allow u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the Lu-tung 潁彥 Clan. Moreover, the groups of the "豐" will figure in our discussion.

A total of 103 bronze vessels were unearthed in the Wei-shih Clan group. These vessels bear the names of seven people who had them made: Shang 商, Ling 陵, Che 折, Feng 豐, Ch'iang 牆, Hsing 癩 and Po Hsien-Fu 伯先父; on the basis of inscription content, clan relationships, the names of those sacrificed to, and the styles of the vessels themselves, we can reconstruct the genealogy of this clan as follows:

TABLE 1: Genealogy of the Wei-shih Clan

Wen-wu-ting 文武丁

- Shang=Keng Ch'i 庚姬  
|  
Kao-tsu 高祖 (Wei-tzu Ch'i 微子啟)  
|  
(1) Lieh-tsu 烈祖 (Wei-shih 微史)  
|  
(2) Yi-tsu 乙祖 (Yi-kung 乙公)  
|  
(3) Ya-tsu Tsu-hsin 亞祖祖辛 (Hsin-kung 辛公/Tso-ts'e Che 作册折)  
|  
(4) Wen-tsu Yi-kung 文祖乙公 (Feng 豐)  
|  
(5) Ting-yung 丁公 (Shih-ch'iang 史牆)  
|  
(6) Wei-po Hsing 微伯癸  
|  
(7) Po Hsien-fu 伯先父

In this genealogy,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in survivors is represented by no. 1, Lieh-tsu. From there down to no. 5, Shih-ch'iang, the genealogy is clearly enumerated in the *Ch'iang-p'an* 牆盤 vessel-inscription; it matches the traditional genealogy of the Chou kings from Wu 武 to Kung 共, so we will not elaborate further here. The *Hsing-chung* 癸鐘 vessel inscription tells us that Hsing was the son of Shih-ch'iang. Meanwhile, the Po Hsien-fu vessels belong to the latter part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 in terms of artistic style, and are the latest of all the bronzes under discussion, so Po Hsien-fu is quite possibly the son of Wei-po Hsing for this reason. Again according to style, the vessels bearing the name of Shang 商 are the earliest in this group, and the "*Wen-p'i Jih-ting* 文辟日丁" to whom they are dedicated is probably Wen-wu Ting (also called Wen Ting 文丁 in *Shih-chi* 史記); thus Shang is the son of Wen-wu Ting, of the same generation as Ti Yi 帝乙, and thus also of Wei-tzu Chi's father's generation. Moreover, a *ku* 觚 beaker in the Wei-shih Clan bronzes bears the clan-symbol 鬯, which is the same as that on the well known 絳-kuei vessel. This *kuei*'s inscription says it was made by 絳 in the 20th year of King Ch'ou's reign and dedicated to P'i-wu 妣戊 and Wu-yi 武乙, indicating that its owner was a member of the Yin-Shang royal clan. From these two points we can establish that the Wei-shih Clan belonged to the royal clan of the Yin without a doubt. The phrase "*ching-yu Kao-tsu* 靜幽高祖 (the quiet

and melancholy High Ancestor)" in the *Ch'iang-p'an* inscription can thus be analysed as referring to Wei-tzu Ch'i, a point that has been conclusively discussed by Professor Hsü Chung-shu 徐中舒.

Following the Chou conquest, this clan came to serve the Chou; King Wu ordered the Duke of Chou to establish Wei-shih 微史,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Yin survivors, in the Chou homeland of Chou-yuan 周原, with a fief of fifty *sung* 頌 of land. Yi-tsu,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supported the Chou King and became his favoured assistant, while Ya-tsu Tsu-hsin (also known as Tso-ts'e Che) accompanied the Chou King on military expeditions to the south; he was even entrusted with the duty of enfeoffment of Hsiang-hou 相侯, a southern barbarian. Feng, of the fourth gener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Chou King's visits to the regional lords and the officers, and made the formal announcements of the King's commands. Shih-ch'iang, of the fifth generation, not only continued in his clan's hereditary office of court recorders, participating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oyal state, but also probably made a name for himself in the military arena as well. Wei-po Hsing, of the sixth generation, given assistance to Yin-shih 尹氏, was twice personally rewarded by the Chou Kings; he enjoyed great favour at his court. Thus although the Wei-shih Clan was made up not just of Yin survivors, but was descended from the Yin royal house, yet their high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tus under the Chou is clearly illustrated by the history of these six generations.

Another case is the Lu-tung 魯頌 Clan. The name Po-tung 伯莪 appearing on bronzes excavated at the Chuang-po site in Fu-feng county is that of a relatively late member of the Lu-tung Clan, while Lu-tung himself was an early member of it. Bronze-inscription scholars generally date Lu-tung to around the time of the Western Chou King Mu 穆. However, an analysis of the names of persons to whom vessels in these two groups were dedicated reveals that Po-tung's father was Chia-kung 甲公 and his grandfather was Yi-kung 乙公, while Lu-tung's father was Yi-kung and his grandfather was Hsin-kung 辛公; thus it is very possible that Po-tung was Lu-tung's own son. Moreover, Po-tung and Lu-tung

are both mentioned in bronze inscriptions as taking part in military expeditions against the Huai 淮 barbarians; during an invasion by the Huai-i 淮夷, the Chou King ordered Lu-tung to lead a regiment of troops from Ch'eng-chou under the command of Po Huai-fu 伯雒父 to attack Fu-hou 馯侯, while Po-tung also led the *Hu-ch'en* 虎臣 (royal guards) and officers in attack on the Huai-jung 淮戎 and Jung-fu 戎馯, in which he established a glorious record of military prowess. The similarity of the duties of these members of two generations of the same clan may reflect what classical sources refer to as a "*shih-kuan* 世官" or hereditary office. Finally, that Lu-tung twice received rewards from Po Huai-fu on military campaigns, and that a bronze *p'an*-vessel found among the Po-tung vessels at Chuang-po bears the inscription "Po Huai-fu tsu-tso yung-ch'i 伯雒父自作用器 (Vessel made by Po Huai-fu for personal use)," both lend further support to the fact that Lu-tung's relationship to Po-tung was that of father to son.

Lu-tung's native state of Lu 鲁 was actually founded by Yin survivors; its founding ancestor was probably one Lu-fu 祿父, who had been granted a recorded fief by the Chou conquerors. Lu-fu's own origins have been debated since the Han dynasty; some say he was Wu-keng 武庚, while others say the two names are of different people.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tend to support the latter view. Early in the Chou period, there was a rebellion by Lu-tzu Sheng 鲁子耶, which was put down by the *t'ai-pao* Shao-kung 太保召公. The rebel is alternatively called Wang-tzu Sheng 王子耶 or T'ien-tzu Sheng 天子耶 in the inscriptions; I suspect that the cognomen "Wang-tzu" or prince reflects Sheng's royal origins, while the "T'ien-tzu" or the Son of Heaven he arrogated to himself during his rebellion against the Chou. If he was indeed a prince, Lu-tzu Sheng must then have belonged to the Yin royal clan, so his father Ting-kung 丁公 could possibly also have been called T'ai-tzu Ting 太子丁, and his descendant Lu-tung would have used the respectful epithet King Hsi 釐 for his father. These materials again show that the Lu-tung Clan was not only a Yin survivor but part of the Yin royal clan; its genealogy can be tentatively reconstructed on

the basis of new and old bronze-inscriptions and dates as in Table 2.

TABLE 2: Genealogy of the Lu-tung Clan

- (1) Fu-ting 父丁 (Wang-tzu Lu-fu 王子祿父; T'ai-tzu Ting 太子丁)
- |
- (2) Lu-tzu Sheng 𣎵子𣎵 (Hsin-kung 辛公)
- |
- (3) Yi-kung 乙公 (Hsi-wang-釐王)
- |
- (4) Chia-kung 甲公 (Lu-tung 𣎵癸)
- |
- (5) Po-tung 伯癸

That Lu-tung's and Po-tung's exploits were recorded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shows that they were not of low official rank; Lu-tung's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ranks were also quite high. The *Lu-po Tung kuei* 𣎵伯癸𣎵 inscription quotes the Chou King's charge to Lu-tung, in which he says that Lu-tung'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served the Chou court, conducting military campaigns in the four quarters and opening up the borderland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hou heavenly mandate, and tells Lu-tung that he must not fail to continue his father's and grandfather's record of service. This shows that Lu-tzu Sheng eventually capitulated to the Chou King and became one of his trusted "legs and arms." Lu-tung himself led Ch'eng-chou troops against the Huai barbarians, and his son Po-tung commanded the *Hu-ch'en* guards, officers and troops against the Huai-jung; all of this was indeed a continuation of their ancestors' accomplishments. Thus this clan of Yin survivors also enjoyed a position that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the Wei-shih Clan, and again cannot be seen as enduring a tragic fate under the Chou conquerors.

Numerous previously-known as well as newly-excavated Western Chou bronzes bear the 𣎵 Clan-symbol. For example, in 1975 excavations were carried out at the Tomb 25 site at Huang-t'u-p'o 黄土坡村 at Liu-li-ho 琉璃河 in Fangshan 房山 county of Hopei province; the tomb was that of a person named Fu 復. This tomb had a double coffin-wall construction, and contained one human sacrifice and a very rich array of funerary goods, mostly weapons, which indicated that the person buried there had been a military commander or general. A

*tsun* 尊 and a *ting* 鼎 vessel were also recovered from the tomb, and bore inscriptions with the clan-symbols 𠄎 and 𠄎, which would appear to be simplified variants of 𠄎. This tomb has been dated to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Meanwhile, some vessels discovered at An-chou 安州 in Hupei during the Sung dynasty bear inscriptions recording the deeds of one Chung 𠄎, who, at the time when the Chou King ordered Nan-kung 南宮 to put down a rebellion among the state of Hu 虎, was sent by the king to conduct a preliminary reconnaissance of the territory of Hu. Chung's troops encamped at a place called Ch'i-chou 隰州, on the Han 漢 river, and are said to have brought a number of large and small states in the area under control; they probably oversaw the non-Hua-hsia 華夏 states in the Han river plain. According to the inscription on the Chung *tsun* published in the *Chou chin-wen ts'un* 周金文存, Chung was also a member of the 𠄎 Clan; most bronze-inscription scholars feel that the An-chou Chung vessel group belongs to the early Western Chou period. Moreover, a certain Yüan 員 appears in another inscription as having accompanied the court recorder 旃 o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state of K'uai 郕, in which he distinguished himself heroically while leading an attack; the clan-symbol 𠄎 again appears at the end of this inscription. Another Western Chou tomb-site was found in 1971 on the west bank of the Nan-Ch'an 南漣 river in the village of Pei-yao-ts'un 北瑤村, northeast of the old city of Loyang. This site yielded a number of bronzes bearing basically similar inscriptions and made by a person named Teng 𠄎; a previously-known early bronze, the Teng-*ting* 𠄎鼎, also bears the same clan-symbol as Yüan's.

Most of the previously-known bronzes, bearing either the clan-symbol alone or the name of an ancestor as well, are Yin vessels; thus the 𠄎 was clearly a large clan at that time. The vessels belonging to the Shang 商 generation in the above mentioned Wei-shih Clan vessel group have this symbol at the end of their inscriptions, as do the previously-known *Keng-ch'i kuei* 庚姬餗 and the *Shang-fu yen* 商婦鬚. We know that Shang's wife was named Keng-ch'i, as we have discussed; the Wei-shih Clan came from the Yin royal house, so the 𠄎 clan-



symbol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Yin royal clan. From the Chung 𠩺 sub-clan of the 𠩺 clan, we have a Chung *chueh* 爵 -vessel unearthed at Tomb 1022 at Hou-chia-chung 侯家莊, the Yin-Shang cemetery site at Anyang, while a bronze *ku* and *chueh* bearing the character Chung were recovered from a rifled tomb, No. 1080, in Zone 6 of the western Yin-hsü 殷墟 grave area during the digging which was conducted there from 1969 to 1977. Tomb 699 in Zone 3 of the same area is one of only five large tombs among the more than nine hundred tombs there; it contains four human sacrifices, and yielded three bronze *nao* 鐃-bells bearing the character Chung. The finding of bronzes bearing this name in the Yin-hsü area reflect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ng Clan and the Yin royal house. The head of the Chung Clan served as the Yin king's *chen-jen* 貞人 or oracle-bone diviner. Teng, mentioned above, also appear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as the name of a sub-clan. All of this reveals the 𠩺 Clan's special status.

The symbol 𠩺 itself has been interpreted by Professor Ting Shan 丁山 as *Chi* 冀, the name of an ancient state in present-day Chi county, Shansi province,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appear to fit with the bronze inscriptions seen so far. The character contains the element *tzu* 子, "son" or "child", which was used in oracle inscriptions in combination with personal names; such compounds have been tentatively interpreted by Professor Tung Tso-pin 董作賓 as the formal names of royal princes. Thus the character 𠩺 may be connected to a princely clan; but Professor Kaizuka Shigeki 貝塚茂樹 goes a step further to suggest that this character represents a young clan group made up of princes of Yin royal house and that of the vassal states. We presently lack sufficient documentation to establish whether or not such a group included vassal states of the Yin-Shang kingdom itself, but it does appear that the Yin-Shang princes and their descendants generally used the character as their clan-symbol. If individual members of the group had separate fiefs, they would then use the names of their sub-clans such as Chung or Teng; originally they belonged to the 𠩺 Clan. If this hypothesis is correct, then the Western Chou vessels bearing the

clan-symbol 𡩺, like those of the Wei-shih and Lu-tung Clans, provide ample proof that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enjoyed quite a high socio-political status under the Chou.

#### IV

The clan structure of the Yin period, just as Chu T'o said, included *tsung-shih* 宗氏 (main clans), *fen-tsu* 分族 (branch-clans), and *lei-ch'ou* 類醜 (associated groups). *Tsung-shih* were made up of direct relatives, and *fen-tsu* of branch-relatives, while *lei-ch'ou* were those ruled by the clan and engaged in productive labour. The Yin clans were constantly sub-dividing and establishing new, independent states and clans; since they did not emphasize the same-surname relationship, sub-clans sharing a common ancestor eventually developed into independent and apparently unrelated groups. As Professor Tung Tso-pin has discussed, the "tzu-X 子某" name-compounds in the oracle inscriptions were the names of Yin princes, but we can see that once these princes had established their own states, they would eventually come into conflict with the Yin royal house; such conflicts could even develop into open warfare, as if they were indeed different countries. Prime examples of this phenomenon in the inscriptions are the "states" of Pú 𡩺, Pu 不, and Mu 目. Since the clan was thus the basic political and social unit of Yin society, and each was effectively independent with its own land and population, the Chou conquerors were able to kill "that fellow Chóu", but were unable to eradicate the widely-scattered Yin-clan states that has evolved over several centuries. Added to this is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se clan-states were not particularly subservient to the Yin royal house, or had mobilized their own troops against it; in this situation, the Chou King Wu could naturally sow mutiny among the Yin armies. To the survivors of the Yin dynasty, the Chou conquest was in reality a simple change of the master of the states; although they lost their own kingdom, they did not taste the bitter fruits of that loss. To understand the Chou's merciful treatment of the Yin survivors and their consequent high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tus during the

Western Chou period; it would thus appear necessary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socio-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Yin Shang period itself, as revealed by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s. As I have relied primarily on Chou-period materials in this paper, I can attempt no conclusive answers to this major question in Yin-Shang history here; I seek rather to simply open discussion on this topic.